

陳光堯著

燈

蛾

集

啓明學社出版

848
380-
2

陈光在姜

灯

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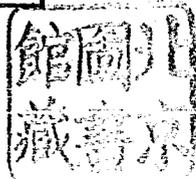


君明季社出版



3 0663 1131 1

A 210944



燈蛾集序

我於十九年春間會編一放言集，二十年春間，又編一獨行集。以上這兩本書都是我數年來所寫零星散文之集合。現在又將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二年間我零星所抄各散文集爲一冊，名子就叫做燈蛾集。

所謂「燈蛾集」者，也並無甚麼深文奧義存乎其間。不過，我自己向來很喜歡而且很佩服撲燈蛾這一種小飛虫。因爲牠爲追求「光明」爲實現自己的目的，便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繼續向烈火中猛撲而去，以至被火燒死爲止。固然這種燈蛾之撲火，牠原不知道火之可怖；但是，牠好求「光明」的這種堅決勇敢之精神與志趣，却是十分可以佩服的。

本書中各文，多半都是違背了所謂「人情世故」的，「不識時務」之作。這種文字寫出來還要編書去印行，也正如小小的燈蛾要求「光明」便去猛撲不可向邇之烈火一樣。而且中國歷來的聖賢，都勸人要「明哲保身」，勸人要「謹慎言語」；而我說話和寫文章，却總是愛惹亂

自序

二

子這也正與無知的昆虫相同。有這幾個原因，所以本書便定名叫做燈蛾集。

在這本集子裏頭，共總收文四十四篇，附錄我自己的文字一篇，和別人的文章三篇關於學術思想一方面者，都列入上集；關於文藝或雜記一類者，都列入下集。但這也只是約略的小分別，如果要嚴格地說來，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這幾十篇小文的次序，是按各文的性質依附排列的，至於各文脫稿時間的先後，已不能再一一地雙方兼顧了。雖是這樣說，但各文脫稿時間的先後，在各文的排列上，也是略略有一點次序的。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陳光達序於北平。

燈蛾集目錄

上集

怎樣解除青年的煩悶	一
附 潛夫君的論煩悶	一五
斥溥儀孺子等羣小	二〇
重經尊孔不如重科學尊岳	二九
附 經書和孔子問題釋疑	三三
重經尊孔議案摘謬	三六
附 丁小川君的原案	四二
提議建都西安	四六
附 仙客君的首都問題	五一
再論我國首都問題	五六
今後我國之軍備	六一

目錄

一

目 錄

二

我之國際政策愚見	六四
關於國難的偶感三則	六五
敬告國聯調查團	六八
慷慨激昂的誓師詞	七一
「中國不如亡國好」	七三
黨之弊病在人不在制	七五
北平居民的大苦難	七八
北平宮殿的大無聊	八一
軍閥們的黃土鋪路	八三
下 集	
雪中南海溜冰記略	八五
聊齋志異與子不語	九一
先父陳曉耘先生傳略	九五

胡適之先生的偉大	一〇二
中國文字之起源	一〇四
中國文字學宜注意	一〇八
詩歌與韻律的關係	一一〇
白話文的質和量	一一三
近年來的國學界	一一五
文人是否有才能	一一七
古代僞書多的原因	一一九
呂氏春秋的修改問題	一二〇
老子思想的矛盾	一二一
孟子的無的放矢	一二二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	一二三
中國儒家的謬見	一二四

目錄

四

一切宗教的欺人·····	一二四
中西借錢之不同·····	一二七
結婚對於事業的障礙·····	一二八
現代女子的獨身主義·····	一三〇
中國人的臉子·····	一三一
論戀愛的四要素·····	一三三
醜陋女的可憐·····	一三五
我的生性愛水·····	一三六
我不能爲人作事·····	一三七
浪漫隨筆三篇	
一 文藝雜話·····	一三八
二 人生偶感·····	一四九
三 各地瑣記·····	一六〇

怎樣解除青年的煩悶

——勸青年發「爲公衆謀福利」的野心——

「怎樣解除青年的煩悶」這真是中國目前的一個極嚴重的問題。近年來全國的思想界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文章本來也很多。他們大致都是說：現代中國青年之煩悶，是由現代中國社會之不良所使然；要解除現代中國青年之煩悶，必須先改良現代中國社會之組織方可。此外，說者自然也還有別的見解；但是，大體上仍以「以改良政治爲救濟策」的說法居多。

上面這種說法，在一般的理論上，自然是很對的；不過就我個人的實際經驗說，（這因爲我也是個青年）却不盡然。我以爲改良政治，改良社會，固然是解除青年煩悶的根本辦法；但是，中國現在的政治和社會，何日方能改良使青年不煩悶，或使青年之煩悶減少，這却實難說定。所以要真正的可以立即解除青年之煩悶，還得由青年自己腳踏實地來努力。

現在先將人類的一切煩悶之起源來說一說：



煩悶的起來，是極容易的，只要不是冥頑無靈蠢如鹿豕的人，便都有煩悶。若是靈敏較敏思慮較深之人，則其煩悶之限量亦較多，煩悶之程度亦更深。不過一時的煩悶，或是希望不奢的煩悶，解決還很容易，對於患者的不良影響自然亦小。倘若煩悶的對象重大，或是煩悶的歷史長些，要解除他便很困難，這樣，煩悶對於患者的惡劣影響自然就很大了。

但是，青年只是人生的一個中段，青年之前還有兒童，青年之後還有老人。

關於兒童青年和老人的煩悶之起源，數年前有一位穎父君曾撰「青年煩悶底實質」一文，說得很得當。（原文見十七年五月，上海新學會社出版的生路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現在即略引原文大意，並參以我的意見略述如下：（又按：下文字句係我所撰，與原文不同，合併聲明。）

兒童大致是沒有煩悶的，就有也不過是一時達不到的小目的。譬如他要吃的東西沒有，或者想不到玩耍的方法，他便哭了，這哭就是報告他心裏一時的煩悶。那時保護者如果識破他的煩悶所在，立刻把食物給他，或是設法使他玩耍，他的煩悶就立刻解除了。這因為他的冀希很小，所以人們很容易替他解決；但是，煩悶的根却早早牢種在他的心裏了。

兒童的煩悶，除食物與遊戲外，還有便是離不開母親的慈愛。倘若他有吃的了，也得遊戲了；可是得不到母親的愛的撫育時，他還是煩悶，還是要哭。

所以，雖說表面上兒童像是沒有煩悶，其實骨子裏他們和大人並無二致，不過兒童煩悶的時間較為短少，煩悶的程度也較低淺罷了。再換句話說，實在還是有人能替他們設法解決煩悶的緣故。

老年人也有煩悶的時候，或者還可以說煩悶的程度格外深些，不過老年人的煩悶和青年人的煩悶終究不同。他們都是飽受過人生經驗，飽嘗過人生苦味的人，所有某種的冀希，或者已成陳跡，或者已經冷淡，或者已經成了事實，所以他們即有欲望和煩悶，但是人已衰老，也不過「徒呼負負」而已。

老年人煩悶了的時候，常常喜歡悲歎，從這悲歎裏，又每每發生不斷的回憶，從這不斷的回憶上，常有許多實際的經驗來替他解釋他的煩悶，寬慰他的心境；而這煩悶也就漸漸地淡消下去了。

惟有青年人站在兒童和老者之間，他們的想像既豐富，希望又遠大，所以煩悶之芽正是發榮滋長的時候。而且他們煩悶了，既不能學兒童之哭泣，即哭泣也無人能替他設法給他安慰；又不能效老人之悲歎，即悲歎也沒有事實上的經驗爲他寬解。於是青年便掉在煩悶的網裏，煩悶到了極端的時候，遂進一步去自殺。

所以青年的煩悶最痛苦，這種煩悶才是真正的煩悶。

但是，說到這裏，煩悶的實質究竟何在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若要瑣碎地說起來，便是說不勝說，因爲一剎那間自己心裏感覺得不快，這便有煩悶之可能。無論窮人富人，凡是自己眼所見耳所聞，有和自己的意志起反感者，就覺得不快，不快如稍擴大或延長，便成爲煩悶了。況且人們的心是一個捉摸不定的東西，太靜要覺得無聊，太鬧又要覺得不安，因此人們的煩悶就容易起來了。

不過最足令人煩悶的，却不是全在任何不快的感念，而在這不快的感念無法解決換句話說，也就是不快的感念還無甚輕重，但這不快的感念如果不能早早解決，於是一個人便困在痛

苦的煩悶的網裏了。

我們瑣碎地去說人生的煩悶固然說不清也說不了但從大的重要的上說發生煩悶的主要原因則約有二種就是「食」和「色」亦即古人所謂「食色性也」西人所謂「麵包與戀愛」總而言之便是一個「人欲」這「食」和「色」二事乃是人類先天生的要求，如果要求不滿足，就會發生煩悶。茲再分述如下：

「食」爲人類終身每日不可或少之物，現代青年的一時的「食」或者還不至發生憂慮但是，說到青年的一生的「食」，如果自己無祖業，或是有祖業而不屑依賴的人，這一生之「食」便是一個絕大的問題。青年一想到這個可怖的問題，便陷在一個大煩悶之中。

關於「色」的戀愛，本是現代青年的第二個生命，且亦爲人人不可缺少之事。主張極端「戀愛論」的人，且說「不知道戀愛就是不識人生的意義」，所以要求戀愛是人生的天性，更是青年們的最大希望。然而戀愛決不能一蹴成功，其間每有種種障礙，所以「色」也是青年們的一個大煩悶。

況且青年正是一朵含苞未放的花蕾，他希望自己開很鮮豔的花朵，結很甜美的果實。他們的希望既高，所以担负着人類一生中最大的責任。責任既大，然而每每却是失望，並且又沒有人生的經驗來自解，所以煩悶的程度就更深了。

除「食」「色」而外，現代青年的煩悶還有兩個來源：第一，中國現在是新舊交替的時期中，一般青年對於「食」「色」的慾望，禁抑或放縱既均不能，而較好的適當辦法又多不知。（按中國人向來不禁欲則縱欲，多不知作適當的處置。）所以他們只有左右碰釘子，常常陷在苦惱之中。這是現代中國青年的「縱」的時間上的煩悶來源。

第二中國近二十年來，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內遭軍閥盜匪之蹂躪，國家生氣已摧殘殆盡，兼以政治之不清明，用人全賴夤緣，所以一般青年不但無讀書之機會，即能求得學問，亦無人雇用，結果他們遂皆陷於苦悶恐慌之中。這是現代中國青年的「橫」的空間上的煩悶來源。

青年煩悶的來源已經說過了。青年煩悶的狀態又是怎樣呢？這要分三步來說：

第一種是頹廢無聊者。這種青年因為自己事事多不遂心，而意志又較薄弱，故不能堅忍地

奮鬥前進，不能打破自己的惡劣環境，另謀新的生命。因此，他們便退入於頹廢無聊的地步，或吃或喝或遊或逛；其優者也不過隨便弄弄文藝，看看戀愛或猥褻之小說而已。總之，這種青年完全成爲無用的廢人了。

第二種是激烈放蕩者。這種青年的心胸比較偉大，但性情燥而易烈，脆而易折。所以一遇到拂逆，卽悲哀憤激，以爲世道人情辜負了自己。於是乃改其進取之心而爲自戕之志，或怒罵一切，或嫖賭終日，以爲自解自遣之法。倘怒罵嫖賭仍不能寬慰自己，則進一步來損人以逞欲，或自殺以逃苦。這種青年更是社會之累。

第三種是墮落自棄者。這種青年根本就無志氣之可言，只是一味的下流墮落，任意胡爲。他們的這種墮落行爲之促成，固然也有幾分「煩悶」在裏面，但大部分實在還是本人的個性和環境所使然。所以，他們和一般因自己理想失望而煩悶的青年絕對不同。他們卽有甚麼煩悶，也沒有被我們提說的價值。

以上第一二兩種青年，因爲自己的理想不遂，弱者習爲頹廢，強者變爲放蕩。這樣不但青年

自身類於毀滅，即社會國家亦皆大受其害。例如虛糜衣食，紊亂秩序，敗壞風俗，諸端便是顯著的事實。但是，這種不幸的現象，一多半還是社會之不良所促成。如果社會的組織完善，精神健全，則青年們便可按任秩序自謀發展；即有煩悶也可減低限量，必不至如現代青年之終日苦惱，或進而頹廢放蕩以危害社會。所以現代中國社會之不良，與現代中國青年之煩悶適互為因果。

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解除現代中國青年之煩悶，自然以改良政治為主要辦法。但是，改良政治之權完全操諸政府人員之手，中國政治何日方能改良，實難預期。且中國政府能否實行改良政治，現在一般徒手青年亦無從干涉。所以想專以改良政治來解除青年的煩悶，這是不甚可靠的。

其次，便是以青年努力來解除青年的煩悶之法。但是，這話也是「老生常談」實在無甚用處。因為「努力」這個名詞人人皆知其可貴，然而事實上真能努力的人，其實在很少。其所以如此者，即因「努力」為一苦事，若非意志堅強，能吃大苦的人，絕對不能有這種能耐也。

因此，所以我主張青年要發「野心」來解除青年自己的煩悶。

「野心」這兩個字在向來一般人的見解中都認為是一個很壞的名詞其實他們是錯了因爲「野心」二字，用古語說便是一種「積極的大志」。這種大志如果用在壞的一方面，便成爲損人利己的自私行爲，結果非鬧到「一將成名萬骨枯」不可。一般人所認識之野心，也只是這種野心。但是在另一方面，這野心便可以造成一切的偉大絕倫的事業來。例如潛艇飛機等利器，便是人類想學魚鳥的野心所促成。人若沒有想學魚學鳥的野心，不但潛艇飛機不能發明，就是游泳和火車恐怕也不會有。所以野心只要能以「公衆的福利」爲對象，無論其屬於那一行或那一事，都並無半點損害，而且直是全人類的絕大福音。

但是，「野心」又何以較優於「努力」呢。

因爲努力只是用氣力做去，似乎無大計劃之可言；而且他有苦頭而無甚趣味，所以人們多不能認真做去。譬如一個人力車夫，他於每日二十四點鐘之內，竟要拉十六點鐘的車，這不能不算是努力了；然而結果他却只是出蠻力，至多也不過多得少許之車資而已。但是，這個車夫如果對於拉車的步伐，和車身的構造，能加以研究和改良，以冀省力省時而多得車資；再進而想自己

如何開車行，如何創製車廠，如何造成東亞最大之人力車公司，（這因為人力車現在只有東亞最盛行），如何使自己成爲世界上之一大實業家，這樣便是他的野心了。

所以努力的範圍小，野心的範圍大；努力多半只是使氣力，（自然也有勞心之處，但較少）；野心則較能感興趣和興奮；努力每有局部或一時之限制，野心則能橫貫全體縱括始終；能努力者不見得就有野心，而有野心者則無不時時努力。總而言之，野心是一貫的精神，不易爲環境所動，卽遇挫折亦可忍小而全大；努力則似爲某一時期之興奮，並無一貫的精神爲主宰，一遇較大之挫折，便拋棄一切走入歧途了。

且所謂「野心」者，換言之，也就等於「第一慾」；我前次會草有「略論第一慾」一文，現在轉錄於下，以資說明。

爲人在世決不能無與人競爭之時，所以就不可沒有「做第一」的慾望。這種「第一慾」原是人類作爲一切事業的成功之母。現世界的人類中，大致要推美德等國人對於他最熱烈；所以現在世界上，也只有美德等國人的進步最快。中國人之所以不長進，以及被世界人看不起，根

本原因就在於大多數的國民都抱的是消極主義，乃至於無爲主義。「消極」大致可以說是儒家的精神，「無爲」則完全是老子的遺毒。這兩種主義雖然略有深淺之別，但其爲順應自然不自振作的惰性則一。中國人抱了這兩種「懶惰主義」，對於甚麼事情根本都懶得去幹，更不用說事事要他們「做第一」了。

現在要救中國，惟有使全體國民人人都改採積極主義和事業主義（必要時還大可發發野心，但自私心却絕對不可有）。這兩種主義是「消極」和「無爲」的反面；換言之，也就是拼命主義和勤奮主義。我有一句常常愛說的話，就是：爲人不論執業那一行，但必要做該行中的第一或大王，不然便是奇恥，即不能如此，至少也當說：爲人不論執業那一行，但必要「求」做該行中的第一或大王，不然便是奇恥。至若恬恬以「自己底下或後邊還有人」的觀念來自慰，不但終身沒有長進，簡直是下流而又無恥之極者矣。上面這話，我在兒童時，初入小學因爲考了第二名很不滿意，曾約略地說過；後來便成爲常談，現在在這裏再說一回。

又，前次我有論「青年們當怎麼樣」一文，與本文也極有關係，現在亦將該文轉錄於下：

未經世故的青年，大致多半都是很自負不凡，以爲天下的事大有可爲，而且都是極易爲的。所以他們就不免盛氣凌人，舉動荒唐，對於經驗和有經驗的人，全不放在眼裏。（其實經驗的魔力實在並不小於學問。）待到自已投身社會（或者說是由自己去謀生活），飽受了教訓，大吃了苦辣，於是才知道早先自己完全是在發昏，才知道世間的事和自己的理想大不相同。這時候，青年的勇氣既挫，從此有的便頹廢了，有的便講「敷衍」了，還有的墮落了，還有的竟然自殺了。

上面這種人，我見的聽的都不少。我自己現在也是個青年，對於這些人的覺悟世情完全是表同情的；但是，對於他們覺悟了世情以後的一切行爲，就不敢贊一詞了。我的鄙見以爲：青年們對付這種環境，只有用一種「蛇頭虎尾」的政策——不對「虎尾」也不好，應該說是做事如錐子鑽孔，先小後大。這因爲起先自己的能力小，學識不充足，所以事事覺得棘手。但這時候可以堅忍着慢慢地幹下去，等到日子久了，自己的學識和能力都相繼增加，更輔以舊有的勢力，那時候事情便好辦了，自然也不至再處處碰釘子了。

又郁達夫先生在達夫全集第三卷過去集中會說：

「有野心的人他的眼前，常有種種偉大的幻像，一步一步跟了幻像走去，就是他的生活，對將來抱希望的人，他的頭上有一顆明星，在那裏引他。他雖在黑暗的沙漠中行走，但是他的心裏終有一個猶太人的「主」存在，所以他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頁五十七。（作者按：郁先生這話的原意，只是說明有野心者自己的心境，郁先生自稱是無野心的人，合併代為聲明。）

據此看來，可知有野心的人即因努力而感到痛苦，也有自己的堅強的意志來指導，和將來的報酬來安慰，所以自己也就不覺得痛苦了。但這話並不是勸人崇拜英雄或偶像，因為自己的野心只要確是為「公眾的福利」而生，將來的成功和名譽，那都是當然應得的勞苦的報酬，並無絲毫不名譽之處。若因「好名」的嫌疑，自己噤若寒蟬，則事事均不可為，結果必因噎廢食，使世界逐漸恢復於初民之時代。這樣便成為人類之蠱賊，雖萬死猶不足以自贖其罪矣。

現在試就學問一端來說，例如近人王雲五領袖編輯的萬有文庫，清紀昀領袖纂集的四庫全書，清康熙帝勅撰的康熙字典及佩文韻府等（康熙勅撰之大部書極多，這裏不能盡舉），這些書不但賜與中國人的福利多不勝言，並且對於全世界也有相當的供獻。但是，這些書都是由

各編書人「想爲公衆謀幸福的野心」所促成。假使沒有這種偉大的野心，這些書就是瞎湊也湊不攏來，更不必說是細心地出版了。再退一步說，即使各編書人的這種野心裏頭，有若干之「邀名」心，我們也還可以原諒。因爲少數人邀名並無大害，（但若「拆爛污」地邀名，自然例外，而多數人得益則有大利。何況「好名」心原爲人人所同具，根本就不甚麼不名譽之事呢？）不過有一點却要特別注意，就是：野心除必以「公衆的福利」爲對象而外，仍須以「實際上的努力」爲前提，決不可稍存僥倖邀功或投機利用之心。不然，當事人作事業的基礎既不穩固，則有野心者也等於無野心，即或努力也是白廢。而其尤甚者，不但計畫經營之事完全落空，完全慘敗，並且還要被人視爲盜名欺世形同巨騙之敗類。這樣，則當事人之煩悶必更加甚，與我們要解除現代中國青年之煩悶的宗旨亦相背馳矣。

現代青年煩悶的最重要之實質，前面已經說過是「食」「色」等等。我們發野心，固然不能立即解決「一生之食」的問題，但對於「色」這一層，總可以暫時淡漠下來。——這一來是顧不及「色」，二來事業觀念已經盤據在我們的腦海中，也不容再有所戀。況且青年自己的野

心如果有所成就則經濟便較寬裕，其甚者或尙可成爲巨富。這樣，不但終身的「食」「色」兩個大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就是其他的一切零星慾望，也都不成甚麼問題了。

因爲這些緣故，所以我主張青年發「爲公衆謀福利」的野心，來解除青年自己的煩悶。

民國二十年五月一日。

下文刊於二十年六月底之北平晨報，我覺得甚有價值，故亦附錄於下。

附錄 論兩種煩悶

(潛夫)

煩悶是今日青年界的一大現象，報紙上登載的自殺事件層出不窮，其他因煩悶而愁苦消沉的當然更是不計其數。自己生命的處決權，似乎應該是人類最後的一點自由。一個人活在世上處處感受苦惱，萬不得已，而用自殺的手段，以求最後的解決。旁觀的人，似乎祇應用同情的心理，悲悼其遭遇之不幸，不當再用什麼「對不起社會」、「對不起自己」的話來相責備。不過我們同情儘管同情，悲悼儘管悲悼，但是，感情終究應該接受理智的浸洗。

自殺者的遺際是否值得自殺煩悶者所遇的不如意是否值得煩悶，在銳意自裁和深自苦惱的時候，也應該先自考核一番。不然，因為細小的失望困難，便將唯一的生命解決了，也未免太怯懦，太鹵莽。所遭遇的苦痛究竟屬於何等性質，其解脫的方法究竟是否絕對失望，乃是大家應當深自探索的問題。

青年煩悶的原因，當然極其複雜。現在只說享受上的不如意和表現上的不如意。人生不能無所享受，是不待言的。享受而求滿意，也是無可非議的。唯一的問題，只是滿意的標準問題。慾望得到實現，便感滿意；慾望得不到實現，便感不滿意。如果沒有慾望，便無所謂滿意不滿意。所以要找滿意的標準，祇須尋求慾望的標準。慾望的價值，高低不一；有的祇關於一己的暫時的滿足，如飲食的優美，起居的安適等；有的是關於多人的或永久的滿足，如社會的進步等。飲食的必要，在生存的維持；起居安適的價值，在生活效率之提高。在一定程度之內，是應當努力保持的。一切改良生活的設施，與夫多種社會政策之推行，都是以此為其基本原理。但是超過一定程度之上，則毫無必要，祇能說是奢侈淫佚了。譬如襪子，人人都感穿

着之必要。但是一定要穿絲光襪子，而不穿棉線襪子，則無多大的牢固理由。至於必定要學闊人們穿着二十元四十元乃至六十元一雙的襪子，更是絕無絲毫理由之存在。充其量，不過發揮個人的無理奢豪而已。世間的一切物品，都是人力造成的人力終有定量，自己的享受奢豪，消費逾量，當然便妨及別人的消費享受，那便是「過分」，便是「消費之不平」，是社會正義上所不容許的。所以此等享受的過分追求，不但是無價值的，亦且是不應該的。

至於有關於多人的或永久的滿足呢，則我們所應持的態度，正與對付個人的慾望相反。有永久性的滿足，如得自知識或審美的滿足，一來是求則得之，外界的阻力甚少，二來是用之不窮，我的享受無礙於他人。所以是人人可得的，亦是人人能儘量取用的。有關於多人滿足的慾望，明白言之，便是要用一己的作爲，使多數人感覺到愉快。那便是一種博愛的心情，一種至高無上的動機，當然有儘量發揮的價值。因爲他是創造，而不是佔有；他是從創造中求愉快，而不是在消費上求享樂。對於別人不但無礙，而且有益。中國的舊教訓，要人「清心寡慾」，摩登的思想，認定「慾望是進步之母」，所以不嫌其多。我以爲將來的規範應該

是：「在享受上寡慾，在創造上多欲」在享受上寡慾煩惱自然便減除了；在創造上多慾進步自然便無止境了。

創造爲表現的，表現是將自己的抱負和能力表現在事業上，所以創造慾又可稱爲事業慾。既有抱負，便希望實現出來，既有能力，便希望發揮出來，都是人性上的必然要求。實現而遇障礙，發揮而遇阻力，便發生不快，乃至苦悶，也是心理上的自然結果。成功是人人所企望的，欣羨的。不過失敗了便苦惱，也是再愚昧不過的。因爲事業之發動營謀作爲，固然在乎自己而事業進行的順利與否，則有待乎客觀的條件。客觀的條件極複雜而紛繁，有時因歷史上有一種沿襲的勢力，而發生所謂「積重難返」的情況。有時因多數人抱持不同乃至相反的趣向，而發生所謂「習俗難移」的情勢。要扳轉多數人的趣向，排除歷史上的積壓，都不是一天的工夫與夫個人的能力所能咄嗟立辦的。我們的志願愈大，我們的阻力便亦愈大。我們一面要發揮最大的力量以勇猛精進，一面又當忍耐時間的變換，以期待機運的成熟。怠玩固然不對，躁急也是無益。如果有一夜工夫可以完成的事業，那種事業的價值也

就不聞而知了。所以有志的人第一當有忍耐的性格。其次對於成敗的觀念也須打破事業的成功，有賴於長時間的努力，與大多數人的合作或同意。時間的遷延，也許是吾人短促的壽命所不能等待。我們祇得種樹，而讓後人歇蔭去。祇須吾人種樹，是不愁樹蔭不成的。多數人不合作或不同意，我們當然可用勸說宣傳去轉移他。等待多數人覺悟而轉變了，我們早已地下長眠了。所以「功必由己成」，至乃「親身得見其成」，都是糊塗的念頭。我們所能担保的，祇是一己的努力，祇是呼吸一天，便努力一天。至於成功失敗，則當置之不聞不問之列。諸葛孔明所能說的，也祇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個大字。既無成敗的觀念縈繞心中，更無從發生煩悶了。

至於表現的機會呢，更絲毫不成問題。在今日社會事業複雜而發達的時代，但須有志，決不至於英雄無用武之地。「到邊疆去」可也，「到民間去」可也，「到田間去」可也，「到研究室」可也。頭頭是道，何至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以至於自殺或煩惱呢？自殺與煩惱，非愚即懦！

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斥溥儀孺子等羣小

陛下執政不足爲榮，認賊作父殊堪自恥。

昏庸透頂尙不覺悟，身受刑戮後悔無及。

論清朝末葉之君主，余以爲當以光緒爲最英明，而以宣統（即溥儀）爲最昏庸。何以知之？由近三十年來各方面之種種事實，及今日故宮博物院中之一切文獻而知之。現在光緒已死多年，不必論矣。然溥儀則在長春沐猴而冠，大作其叛國復辟之夢想，故一論之。夫溥儀者，本一極端無知之「昏小子」也。觀於民六彼之盲從張勳而復辟，民十四依隨日人而匿津，其他一切，亦多唯左右宵小之言是從，自己毫無主見遠識，此已可知其庸愚。迨至故宮博物院開放以來，彼之日常細行，亦復多暴露於世人之眼前。例如彰其本能之作品也，與其妻妾之函札也，致其隨員之所謂「聖諭」也，表其本身之種種像片也。（按：溥儀之面甚黃，彼乃專好架黑眼鏡以襯其「尊範」之自美，以博其妻妾或其他女性之歡悅，自暴自棄，甘居於「面首」「小旦」之列，此舉已極可

笑可恥之至）一切作爲皆足表現彼爲一極端無聊非常庸懦，不明人情世故，不曉世界大勢，只知著美衣，享佳節，用洋錢，吃祖宗之祿，袴公子而已。至於作皇帝總統或執政等等，所必具備之政治經濟種種學識，更爲彼生平所未聞未知之奇談矣。

以此乳臭無知之孺子，然竟厚顏勉就東三省「執政」之僞職，其重要原因不過約下列四端：（一）彼嘗自恥爲「亡國之君」，極想恢復其所謂之「祖業」。（二）民國政府因彼曾違約復辟，對彼之優待條件後來亦未遵約履行，故彼欲藉此以舒其積怒。（三）民國政府對於一般素好「坐食」之旗民，未能如清政府之盡孝供養並予以要職，故有一部分旗人，亦欲藉此懲惡，以求出路。（四）日寇因己身之利益，乃武力強迫其如是，漢奸因身家之富貴，故巧言媚惑其爲此。然此四端也，決不能爲明人之理障。何以言之，蓋（一）恢復祖宗之榮譽本有多端，不必限定仍做一國之元首。且在清室大仇倭寇勢力下，爲傀儡之元首，將與呂布父董卓事相同。此種認賊作父之「三姓家奴」，既爲不肖子，又爲賤骨頭，更有何「榮譽」之可言？（二）民國後來未履行優待條約，一半固由於自身政局之紊亂，但大部分原因，實係清室屢次違約陰謀復辟所使然。清室自

己先已失信，而欲民國仍然守信於公理，既通不過於良心亦問不過也。(三)民國對於庶民誠未優待，然對漢民亦無所厚。(前清厚滿薄漢，則大反是。)不但各大學畢業生常無飯吃，即留學生賦閒者亦頗不乏人。又如去年南北各地之水旱災，無數被難者均爲漢民，我政府因財政奇窘，賑款亦極有限。(四)日寇之迫溥儀攝政，原爲併吞東北之過渡辦法，漢奸之慙惠溥儀進位，亦係富貴身家之利已政策，二者均非絲毫有愛於溥儀或旗民。此盡人皆知之理，更無須說矣。上述之事理極明，而溥儀竟昧然不知，或知而故犯，欲不謂爲「昏小子」、「泥孩兒」，豈可得乎。

余爲溥儀計，彼之頭腦與性情，均極不宜於作政治生活，惟似尙近於文學方面。自己個性如此，則自己一生之志趨亦應如此，決不可有所勉強或遷就。否則必無好結果可言，反足使自己之身心與事業大受損害，爲計之拙實莫過於此者。且中國文學家如孔子，孟子，屈原，宋玉，李白，杜甫，等等古人，殆已世界聞名，其偉大自無須說。即近人章太炎，胡適之，魯迅，蔣光慈諸氏，其功勳榮譽，亦遠在中國歷來任何文事武功俱盛之皇帝以上。溥儀既有接近文學之個性，又有深研文學之環境，假使彼能用心努力於此道，將來極易成爲與宋玉，李白，或曹植等人相同之大文豪。此不但

可以一洗彼所自恥之所謂「亡國之君」之恥（其實亦無所謂「恥」也）並且大大可以光宗耀祖，使愛新覺羅氏最後得「塞翁失馬」之意外幸福。果爾，則所謂「肖子」「賢孫」且皆爲餘事矣。余之此言，在向來虛榮心極勝之溥儀，自必視爲「迂闊」（？）而不屑爲；但在靈性未迷富有真知之明白人，則必深以余言爲然也。

卽再退一步言，溥儀不能立志於文學，亦不願爲將來之一大文學家而必欲在政治上討一門外漢」之無聊生活，倘行之得法，亦無不善也。蓋當此國難正殷之際，彼若能深自愛惜，不被倭寇及漢奸自私自利之巧言所惑，則彼正可藉此機會，一變民國政府及漢族人民向來對彼之誤會而爲愛護；或且馬上卽得一統理旗民之要職，亦爲極易之事。余此言在溥儀觀之，自又必以爲「降尊」（？）而不屑道，然明白人則決不如此。例如孫中山先生自民二辭大總統職後，卽自請爲全國鐵路督辦，以爲發展我國富源之張本。又最近逝世之法外長白里安氏，彼前後曾任總理十一次之多，且極有大總統之希望；但彼卸職後，仍常自爲總理手下之各部長。再如俄國之大文豪託爾斯泰氏，本爲貴族；但彼則深以平民爲光榮，且又盡散自己之財產於人民。以上各偉人學

識見解之淵博遠大，溥儀雖夢想亦不能夢想其萬一。然各偉人之所以如此者，即因苟於自己國家人民有利益，即不惜犧牲個人之一切而爲之。何況作大官後，再作稍小之官，並無絲毫恥辱之可言乎？然而溥儀則終於不肯如此，終於非以中國及中國人民之全部利益幸福爲彼一己或一家之虛榮而犧牲不可。是固爲多數旗民所通有之虛榮劣根性所使然，實亦溥儀個人所特具之昏庸卓絕性所促成者也。

以上所述二途，溥儀皆不採行，而必欲爲其「宗社」大仇之矮奴膝下之所謂「執政」。其所如此「性與人殊」者，在溥儀或自辯曰：「吾滿族世居東三省，故東三省實爲吾滿族之祖業，今吾爲東三省執政，乃吾之故物光復。即使將來東三省果爲朝鮮之續而亡於日本，亦吾滿族之自願，與汝中國何干乎？」此言也，實瘋犬狂亂之吠聲，若謂爲「人言」，則其人非先喪心病狂，勢屈瀟留，羞恥泯沒，已化畜牲者決不至此。蓋東三省自漢時即與今蒙古西藏等地同屬中國之領土，已經章太炎諸先生慨乎言之。而在距今七十五年前，其範圍尙包括今俄國所有之東海濱省及阿穆爾省。此就歷史言，東三省確爲中國之土地也。且今三省之人民共約三千萬，而滿人則不

過僅佔百分之二，其餘什九均爲漢人，即在古來當地滿人或較現在爲多，然其時漢人數最亦極不少，無論如何，決不至與滿人成一與九之比例。今東三省之漢人既較滿人多九十餘倍，在此全部漢人中，僅占極少數之滿人，何得反厚顏稱東三省爲自己之土地？此就人口言，東三省亦確爲中國之領土也。東三省在往昔歷史及現在之人口，二大判別土地屬誰之條件上，既證明確爲中國五族全體人民之公產，則今日滿人中之極少數惡劣分子藉外敵之力盤據此公土，是明爲盜竊，何得謂爲「光復」？若將來東三省果爲朝鮮之續，是更爲溥儀溥偉等私人盜祖國盜同胞盜弟兄之錦繡公土，雙手跪獻與祖國五族同胞公共之大仇而自求榮。此不但與全中國漢蒙回藏苗五族均大大有「干」，不但多數之明白滿人亦不願意，且任何滿人或全體滿人亦決無資格「自願」如此也。

溥儀既毫無竊據東三省之絲毫理由與藉口，然而仍存僥倖嘗試之心者，蓋彼以爲如此好則可以一暢其多年想望而不得之元首虛榮心，歹亦可以逃往日本作異國之寓公也。我中國政府之正式權力，不能達到日本勢力範圍內，將彼「明正典刑」固也，然中國民衆個人或團體之

私有武力，則世界各地概無限制，假使此項國人因公憤之故對彼等實行暗殺，若手槍炸彈不能攜帶則用利刃，利刃亦不能攜帶則用拳足，必求全部國賊一一授命而後已。如是則素視自己性命身體尊潔（？）如處女之不可粘犯之滿人君主，豈不大堪「泣血稽顙」乎？且滿人戀舊極深，對其祖宗之坟墓尤切，彼等將來若因此回國，性命亦仍不免危險。夫滿族中之貴人，向來本為好講「唯心」「精神」之說，及門面架子之見者。今為片刻虛榮，竟不惜賣土離鄉，終身作異虜之臣民，死後為夷狄之孤魂，使自己內心先因外物而碎裂，精神亦受死刑之痛苦，門面架子更皆一概掃地無餘，如是豈不自相矛盾乎？總之，無論如何說，此次溥儀等羣小小醜之跳梁，皆為彼自掘坟墓，其最近眼前之虛榮，正如打強心針後之彌留者，所能維持之時間不過片刻，而所得者則僅早就刑戮耳。

此外，至如鄭孝胥羅振玉諸漢奸之蠅營狗苟諸言行，尤為可鄙可恥之至。此輩素皆以彼所謂之「忠臣」「賢人」及「道學者」（？）自居，而考其實際，彼輩之行爲則並鼠狗亦不如。茲即就彼輩所最得意自贊之「忠臣」一點而論。夫所謂「忠臣」者，必先對於主敵恩仇之分明

白而後對於主方百計擁護誓死不撓而後可。鄭羅諸人均明屬漢裔，是漢族亦即其必須盡忠效命之君父也。滿主溥儀對彼等雖有浮恩假惠，然此亦正如釣者之釣餌，及盜賊進門時賄狗之食物而已。就事實言，世界一般狗類對此賄品，尙從無因腹饑口饑而妄食者。今鄭羅諸人，對國賊溥儀等之假惠，竟歎然食之，遂忘主敵恩仇之分，且反認賊作父，賣宗族叛君父以求榮。是鄭羅諸人在「忠義」方面，明爲巨奸大逆，雖卑賤之狗類亦遠不如也。

抑尤有進者，彼所謂「忠臣」者，與其君主如果同屬於一民族，或且助其君主同抗異族之侵略，若宋之文天祥，明之史可法諸人者，是則其忠義不但非常可取，而且尤可敬可愛之至。蓋此種「忠義」應屬友誼之一種，且爲民族思想之表現，不能謂爲「奴才思想」也。但若君主爲異族，並且屢有毒害其臣本族之行爲，或陰謀，而其臣對此君主仍然擁護，或更「助桀爲虐」，「賣族求榮」，若朝鮮之李完用然者，此種動物直是著衣冠之禽獸，謂之爲「人」尙不可，更何論於「忠」乎？（否則彼所自贊之「忠義」愈深，則其禽獸之行亦愈甚，而去人類亦愈遠矣。）且尤可笑者，乃鄭羅諸婢妾亦常以「烈女節婦」自比，幾若不勝其貞潔神聖之概者。彼之所以如此，不外因自己已

與清室發生有某種之「關係」而已，然而吾人遍考中國古今之許多節婦，從未聞有因自己與丈夫有肉體及感情上之關係，遂盜其娘家之財物以富婿家，以其娘家之痛苦建築婿家之快樂者。（卽萬一有此類事，亦必係「偷野漢」之「賤娼根」所爲。）夫鄭羅諸人，固均熟讀中國聖賢之書，且深以彼所謂之「衛道」「復古」等語自命者，乃竟毫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而與國賊相淫奔，「世風之不古」如是，亦大可悲也矣。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重經尊孔不如重科學尊岳

據昨日報載「有國難會議北平會員某君擬向國難會議提：「抵禦外侮，使軍民堅持到底，必須提倡重經尊孔，以維人心，而奠國本之議案」新聞一則，予閱後不勝駭異，鄙意以爲我中國人如不願亡國於異虜，如不願自己作亡國奴，卽請今後千萬勿再迷戀「經」「孔」二事，更不可輕言「重經尊孔」之言。若自己另有奇妙之特見或作用，必欲「重經尊孔」亦宜先倒國民政府另立君主，或逕奉清廢帝溥儀而復辟，如是則「經」不「提」而自「重」，「孔」亦不「議」而自「尊」，更無借題於「國難」「日禍」以我四萬萬同胞全體之福利爲彼一己偏見作犧牲之必要。所以然者，卽因經書與孔子均爲近二千年來歷代各族帝王壓服鎮懾人民之惟一工具，三者互相利用，不可或離也。茲請略言其故：

夫孔子爲一極端之尊君抑民主義者，其對外來異族之侵略壓迫更不知反抗，本來人皆知之，無須再說。孔子思想之如此，固亦略有當時「時代」之影響。但如孟子者，去孔子不過僅約百

年耳且戰國與列國之情形亦相彷彿。然而孟子之思想則爲「重民輕君」。由是可知孔子思想之荒謬惡劣，仍爲其自身之責任。決不能藉口諉罪於「時代」。其理至明。至於經書，除過其中之詩經等極少數有價值之物而外，其餘者亦皆爲尊君抑民繁文末節之麻醉劑與無聊書。（其中禮記一書尤甚。）此種惡劣腐敗之經書，正爲孔子思想之工具，而孔子思想則又爲此種經書之靠山，二者互爲依賴，實少分別。然而現代國家之政治經濟諸務之複雜繁難，實已無可言喻，故雖舉中國古今一切之經書以治中國，亦難應付國事之萬一。而一般昏庸老朽，至今猶侈發「半部論語即可治天下」之夢話，其腦筋之簡單愚陋，實亦大可悲矣。

此種昏庸老朽之所以必欲「重經尊孔」者，其意不過以爲「經」「孔」能集所謂「王道」之大成而已。然細考所謂「王道」者，均只略言其然，而未詳言其所以然，空泛虛玄，直同「無爲」。若照書中之字句而論，則此所謂「王道」者，實且爲中國上古簡陋蠻社會之表現，及當時政府與少數失節文人粉飾太平之虛語。即充此「王道」之極量，亦不過爲民生主義之一小模型而已。然同時在另一方面，則足造成國民之麻醉愚頑之悲狀危態，此不但無民權民智可

言卽自己國家種族之興衰存亡亦皆漠不關心果爾則所謂「王道」者在今日適反爲亡國滅種之道，而經書孔子與所謂「抵禦外侮，使軍民堅持到底」之言，亦「南轅北轍」而相反矣。然則所謂「重經尊孔」之言，豈非明爲「喪人心而危國本」之言乎！

再退一步言，卽使此空泛之「王道」發達到極點，能使全國人民個個均豐衣足食絕無飢寒之憂，然此亦不過本國人民受惠而已。（其實此乃夢想，卽堯舜時代之眞事實亦不能如是也。）若奢望外國人「相率而歸之」則甚困難，欲因此效文王以得外國之土地更不可能。蓋當孔孟之時，中國雖然列國分立，但均爲漢族，且其時人民之種族觀念亦甚薄弱，故各國君若「保民而王」並不生人民種族上之障礙。今日世界各文明國家人民種族之觀念極深，卽雖因此以招受任何之犧牲亦所不惜。故無論異國之政治如何賢明，若非有萬不得已之特殊原因，望此種人棄其祖國而改籍爲別國之臣民，實爲不可能之事。「得民」在今日尙且不可，「得土」更不待論矣。

總之中國古今之時勢大不相同，吾人謀國自不可「刻舟求劍」以個人陳腐偏執之己見

強國家服不對症之藥以貽「自誤誤人」之大恨，此種「重經尊孔」者，因自己一生只習「經」，「孔」他無所知，遂以無能之「經」「孔」爲萬能，對主張受壓迫而不反抗之「經」「孔」亦竟以爲能「抵禦外侮，使軍民堅持到底」，此皆係荒謬思想先入其腦，妄自爲主所致。（按：予幼年亦曾徧讀重要之各經，對於經書與義，自信亦尙有所知，惟其知經，故不爲經所蔽。）假使此種人能虛心研究今日外侮危迫之我國所以貧弱之由，及侵略壓迫我國之敵人所以富強之因，當即知「經」「孔」爲害之深刻巨烈，而科學效力之奇妙偉大矣。

然則，我國居今日而謀富強禦侮之道若何？曰：惟有規規矩矩，小心遵守世界各列強謀國之公例，千萬不可自標「異端」以絕於人。若分別言之，則廣開國民之科學知識，所以謀富強也，力倡「民族」及「愛國」二主義，所以謀禦侮也。（近年蘇俄因努力發達實業，國勢遂大進步。我國若亦欲富強，對蘇俄之實業建設，尤極宜效法，如是，實優於施行空泛之所謂「王道」多多矣。）我總理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本爲富強中國之不二法門，其反抗異族壓迫之精神，尤至足崇拜。若中國之某一種人，對於孫總理認爲不足取法，而自己又富於依賴性，必欲另求一偶像。

崇拜之而後可無已，則宋時誓死抗金之岳飛似尙較合於我國今日之時需，故曰「重經尊孔實遠不如重科學而尊岳。」

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錄 經書和孔子問題釋疑

我在數日前因爲時勢和外患之危迫，曾於本報發表「重經尊孔不如重科學尊岳」一文。原意本來是說：經書孔子不如科學岳飛合於中國目前的急需，不能解救中國目前的亡國之危；並不是說經書孔子根本即無絲毫之價值，不值得我們之一顧。況且經書孔子本來都是我們的祖業和特產，無論有何價值，也用不着震驚怪異。若必捨科學岳飛而以經書與孔子爲我國今後抗日之武器，至多也只是道學先生與強盜打架，雖然本人道學，其奈自己的家產已失體膚已傷？我的這種意思，本來是很明白的。不過近來有我一位父執，經學家竇瑞卿先生，對我此文則略有誤會。他疑惑我不贊成孔子的位義道德……等等學說。當時我雖已向竇先生當面解釋明

出，但也許還有別的誤會我這篇文字本意的人，所以現在再追加聲明一下：

我原文不滿孔子的地方，只是嫌孔子尊君輕民之思想較深。例如他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等語，此皆爲壓制人民剝奪民權之詞。固然孔子的這種思想，多有因他自己痛惡當時的「亂臣賊子」而使然者。但當時的各國君及人父，亦並非皆爲聖君賢父，且多與亂臣賊子爲「一邱之貉」。如此，君既不君，父既不父，而欲臣之臣子之子，自爲不可能之事。所以欲使亂臣賊子絕跡，必先有聖君賢父而後可，吾人絕不能專責臣子而縱君父也。

此外至如孔子學說中的仁義道德禮智廉恥孝弟忠信節烈誠實剛毅木訥謹慎謙恕以及正心修身甯儉毋奢不語神怪不禱疾病……等等優點，我個人不但不反對，而且認爲都極應大提倡。只可惜有許多口不離孔孟文必道經傳的人物，如鄭孝胥羅振玉等人，皆徒襲孔子「尊君輕民」之謬語而對於孔學中之仁義道德禮智廉恥孝弟忠信節烈誠實……等優點，則絲毫不講。這一種「色厲而內荏」之「鄉原」最爲可惡。因爲人之有德者爲君子，悖德者爲小人，本

不難辨。惟「鄉原」則同流合污，似忠信而非忠信，反亂乎忠信，似廉潔而非廉潔，反亂乎廉潔。孔子所謂「鄉原德之賊也」，卽因此故。語云：莠可亂苗，佞能亂義，鄭羅宵小自可以亂孔學。故凡真正愛護經書孔子之人，首先卽當以打倒一切與鄭羅同類的偽君子爲要務。

再者，我的鄙見以爲人雖聖賢亦必有過，只要是多非少，便算好人。我反對孔子的尊君思想，並不能就把孔子的仁義道德等等學說一概抹煞。比如近人王國維先生（已故），心羨帝制至死不悟，思想反動莫可言喻。我們雖極端反對他的政治見解，但決不能說他的國學著作全無價值；我們雖崇拜他的國學著作，也決不能連帶就贊成他的政治思想。（按：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一書，據說初稿還是購自王氏者，羅逆僅加以增訂的工夫，遂尸大名云。）明白此點，便可明白我對孔子和經書的態度了。

二十一年四月五日

重經尊孔議案摘謬

本報（華北日報）四月一日載國難會議北平會員丁小川君，提有「抵禦外侮使軍民堅持到底，必須提倡重經尊孔，以維人心而奠國本」之議案。丁君愛國之苦心，予亦致相當之敬意；惟丁君思想之錯誤，予實不能不深加歎惜。（非「息」字之誤。）除過同日本報所刊拙作「重經尊孔不如重科學尊岳」一文，已駁正國人向來「重經尊孔」之思想者外，茲再擇丁君原文中之重要謬點，並依丁君原文之次序辨正於下。

丁君原文云：「古禮式微，專慕夷風。」按現代世界各國，本來平等相處，並無「王」「夷」之分；若有之，則我中國正即為「蠻夷戎狄」之邦。例如，男之豚尾，女之棕足，淫風彌天，煙槍橫陳，災民與土匪徧野，乞丐與污吏盈城……等等政狀，均為歐美各文明國家所絕無或少。此種國家雖謂為「中華獸國」「中華盜國」亦無不可，復何有「蠻夷戎狄」之資格？且我國因以上種種原因，近百年來欲與歐美國家求「平等」求無「王」「夷」之分而不可得。以此劣狀而

仍以「王」自居，稱人爲「夷」，實係歷來我國「夜郎自大」之儒家不度德量力，不自照其尊範，胆大臉厚之無賴語。卽此「無賴無恥」之民族劣根性，已足亡中國而有餘矣。

丁君原文云：「夫婦離婚，忙如走電。」按：中國歷來之買賣婚姻，一夫多妻，丈夫專制，妻子依賴等習慣，本來均爲極野蠻少見之「夷」政。在此種惡劣政制之下，中國女性之地位及痛苦，與家畜牛馬殆無分別。近年來我國女權漸張，如被丈夫過於虐待，且不悔改時，卽可要求離婚，以爲「人道」之保障，此非但女性之幸，實亦中國之福。今丁君對「夫婦離婚」深致不滿，其意不外以爲：男女一經結婚，卽一成不變，雖有非常之痛苦，亦須遷就至死而後已。此言雖似爲男女雙方而說，但歷來之事實，總是丈夫壓迫妻子，甚少妻子壓迫丈夫者。所以丁君反對「夫婦離婚」之言，實無異爲中國之買賣婚姻，一夫多妻，丈夫專制，妻子依賴等惡習作保障，亦無異與「文明」「人道」宣戰。如是，則男女結婚豈不將成爲畏途乎。

丁君原文云：「政界之不義者，貪私利而背上；軍中之缺德者爲小忿而倒戈。」此「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言也。按：人事之是非，均須就其整個根本加評判，絕不能據少數皮毛或權變之

形式定可否。假如政界領袖及軍中長官，言行均極正當，則其部下自當竭誠效命，誓死擁護；否則爲「不義」與「缺德」之大逆無疑。但若政界領袖與軍中長官，自己先倒行逆施，如此次東北變亂中之于冲漢、臧式毅、熙洽諸人，其屬員及部下，在丁君之意或以爲仍應誓死擁護其長官；但恕予非「聖人之徒」，對丁君此種高見，實萬死不敢苟同。抑即從丁君之說，則中山先生之革命及民國之成立，亦可謂爲「不義」與「缺德」，而丁君亦成民國之公敵，千古之罪人矣。

丁君原文云：「孔子且抱革命宗旨者，故贊易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此言不甚可信。因湯武有德，桀紂無道，是否均確如羣經所云之甚，實在尙有疑問。若就近二十年來，中國內戰雙方之宣傳上觀之，（起義及北閥諸役除外），則湯武與桀紂，卽不爲「魯衛之政兄弟也」，其善惡之差恐亦有限。不過戰勝卽公理，又加湯武爲買民心之假仁假義，遂形成爲後世傳說中之聖人而已。丁君又云：『春秋首書曰：『春王正月。』以此「王」字爲指周文王，或托王於魯，或黜周王，或孔子自王，以爲「孔子爲周末革命之元首」之證，則尤爲牽強之至。按此「王」字，歷來儒者十分之八九均解爲「周王」，（當時爲平王），亦無異爲「周室」。此說揆諸孔子平素「尊

君」之根本成見亦甚相合，吾人似不能不相當承認。若曲解附會，謂此「王」字有「革命」意義，則孔子於見各國君時，無意中放一小屁，亦未嘗不可解爲對該國君之怒斥聲矣。

丁君原文云：「……共和民主之精神，不與孔子之大義前後同揆乎？」按：孔子即使非「君主專制」之主義者，但其根本思想利於君者終極多，利於民者則極少。觀於中國近二千年來，歷代各族之君主一律均利用孔子，而歷來之革命黨則不能利用孔子，即可知之。又近世各國之帝國主義，均利用其本國之資本公司，若謂此資本公司與該帝國主義宗旨相反，或彼此間並無關係，豈非自欺欺人之言？若又以孔子思想中偶然亦有少數之可取者，即認爲孔子所以「大成」，所以「至聖」之理由；如是，則終身殺人放火之巨盜，偶然於無意中給某乞丐銅元一枚，豈非亦可立地德昭史冊功垂萬世矣乎？

丁君原文後段，又引禮記禮運一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云云，以爲孔子且是世界之大革命者，是中國古代之共產黨人。按禮運此章，鄙見覺得似爲古人思想與近世社會主義一部分之相似或巧合。若必謂孔子有意倡近世之社會主義，則孔子卽爲一思想無系統，好唱

「十八扯」之無主張者，何況以接近「階級鬥爭」之世界革命與「君權神聖」之尊君主義相提並論，欲使水火相融，尤爲不倫不類之極者乎？總之，孔子「尊君抑民」之主見，有全部各種之孔經爲證，吾人不必斷章取義強爲回護。若因倡自己之謬見，必欲諱疾飾非，假孔子以自重，則在滿清時代謂孔子爲尊君者，在國民黨時代謂孔子爲革命家，在蘇俄勢力下又謂孔子爲共產黨，在意大利範圍內又謂孔子爲法西斯黨。孔子之頭銜雖多，吃飯之路雖然無所不通；然而此種頭銜半文不值，自己又有何意味？

且更有進者，卽此「經」「孔」之真實效力亦大堪疑問。例如滿清非「重經尊孔」已達極點者乎？然而武漢起義，不數月清祀遂亡。清室旣傾，彼許多平素非常「重經尊孔」之大小官僚，其能遵經從孔盡忠清室者，則絕少見，而其尤者且多向民國鑽營新職矣。由是可知，好矜「忠義」者多不能盡節，喜誇「道德」者常不能守身。（如鄭孝胥羅振玉諸人皆是。）吾人所聞此輩口頭上之「忠義」與「道德」，不過爲彼等升官發財之進身工具耳。又據歷來論者之言，均以「忠」「恕」二字爲孔學之長，予亦頗然其說。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二字本來甚

好原不限於「忠君」與「恕人」之狹義。有人解「忠」只爲「忠君」，「恕」只爲「寬恕」，淺陋殊爲可笑。然而，怎奈此輩高唱「重經尊孔」者，其自身多不「忠恕」何？

總而言之，「重經尊孔」如果實現或盛行，則我中國必且再蹈滿清「重經孔輕科學」而衰亡之覆轍無疑。彼羣經所言之「王道」若不虛玄，何以歷代賢君亦從未能實行其什一？然惟「王道」之虛玄不可見，乃愈爲一般睡在鼓中之糊塗虫所豔望。此亦正與中國舊小說中極力描寫之飛行劍仙，其去「事實」及「現代」愈遠，乃愈爲讀者所羨慕之理相同，吾人自無須多怪。我國今日之國病本爲肺病，其結核菌卽爲今日之無數貪官與惡吏。此種病菌決非柔弱之所謂「王道」可以殺滅或感化，必也有多數極端公平正直，不顧私情，而又有絕大之實力者，認真監察，嚴厲懲辦而後可。若只好高談玄想，以「異端」之「經」「孔」自絕於世人，則所以欲救國難於當時者，適卽誤遺大患於萬世之道也。

再者，中國舊日之文人向來多有一種通病，卽撰文只知湊詞對仗，不顧所言之理由與矛盾，更不講文法。於是乎握管三日，斷鬚一撮，（文人用思多喜捻鬚，故云）而前所言之中間乃自推

翻末後則又恢復其初之見文意忽東忽西，不知頭腦所在，且也水火不妨謂爲同性，狼狽亦可互相齟齬，文意之銜接，尤非所計。此種文字直同「之乎也者」之集會，閱之與看字表何異？今丁君所提「重經尊孔」之議案，殆亦在此項文字之列，論其篇幅不過千言，而大小之矛盾與謬點則觸目皆是，亦可謂「難能」也矣。——卽以文字而論，如原文最末云：「……：詎非知從前廢經黜孔之非計哉，宜由國難會議，請政府極力提倡，並請將來載入憲法，則道德厚，風俗淳，人心一方，能堅久禦侮始終不懈於國體時事，有萬利而無一弊，此救國之根本大計也。」一段，各句多無頭無尾，直不成文理，餘亦類此。

二十一年四月三日

附錄 國難會議提案之一

(河北豐潤丁小川提)

——抵禦外侮使軍民堅持到底必須提倡重經尊孔以維人心而奠國本案——
(說明)自民國以來，孔子黜大祀，學校廢六經，古禮式微，專慕夷風，以致道德澆漓，人心

日壞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睦，夫婦離婚，忙如走電，朋友用詐，多於謫雲，政界之不義者，貪私利而背上，軍中之缺德者，爲小忿而倒戈，鉤心鬪角，爾詐我虞，互相慘殺，自取滅亡，外患所以乘隙而來也，現滬上議和，正在進行，國際調查團亦蒞臨我國，如能用壇坫玉帛之交，排除國難，固中國之大幸，不然，捨合全國一體，延長久戰，無自活之路也，然大戰一開，或三四年，或五六年，或七八年，皆難預斷，必須中國之軍民，堅持到底，始終不渝，非積極提倡重經尊孔，以正人心而奠國本不可，或曰，孔子嘗言忠君，不與革命之宗旨相背，而有礙民主國體乎，不知此陋儒之見，不明孔子之大道者也，孔子所謂忠君，非如後世所謂忠君，君主無如何暴虐，亦不得背而去之，甚至昏暴亡國，臣且殺身盡節，守忠臣不事二主之義，孔子所謂忠君，必其愛國愛民有人君之德者，而後忠之，否則棄之，他投明主，所以周流七十二國，欲擇有德者而事之也，孔子且抱革命宗旨者，故贊易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春秋首書曰，春王正月，春下繫王字，漢儒聚訟紛紜，有謂爲指文王者，有謂托王於魯者，有謂黜周王魯者，又有謂孔子作春秋，以西夫行天子之權，自居一代之新王者，如指文王言，無論文王爲誰，是棄平王而不王，必有王

天下之德者而後王之也，如托王於魯，或黜周王魯，是改朝易代，革周天子之命而王魯君，如伊尹放桀而王商，太公誅紂而王周也，如自居一代之新王，是孔子上承三統，爲周末革命之元首，而以湯武自命也，故其時稱孔子爲素王，何言與今日革命相背哉，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舉伏羲神農黃帝盡去之，蓋孔子之精神，重在堯舜，視三皇以來之文治武功，皆不足爲人主法，獨堯舜不私天下爲一家財產，不私萬世爲子孫世業，大位傳諸有德，公理顯諸中天，可爲後世君天下之大法，共和民主之精神，不與孔子之大義前後同揆乎，不過當時無總統主席之名稱，及選舉之制度耳，謂爲有礙民主國體，豈真知孔子者哉，况孔子之治道，不止進至民主而已也，觀禮運一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公者以天下公之天下，不得私之一身一家，並不得分疆劃界，私之一國，以至強弱相爭，萬民塗炭，視天下之民，皆同胞也，視天下之物，皆同與也，故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萬民如一，無妨無虞，大而不知干戈，小而不知爭取，故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東漢而後，先師之口說亡，大同之道理沒，歷代諸儒所傳皆小康之學，不足盡孔子之量也，無論

總統民主制，委員民主制，推而至於世界革命主義，豈能高出孔子之大同哉！近來國府諸要人，對於重經尊孔，似大有省悟，觀去年高等考試，首藝居然以四子書命題，漢文分數，幾抵諸科之半，詎非知從前廢經黜孔之非計哉！宜由國難會議，請政府極力提倡，並請將來載入憲法，則道德厚，風俗淳，人心一，方能堅久禦侮，始終不懈於國體時事，有萬利而無一弊，此救國之根本大計也，是否有當，敬候公決。

提議建都西安

此次我國政府因日禍危迫，暫時遷都洛陽，後又決定以西安爲陪都，此舉甚善。但據作者之鄙見，便主張此後不妨索性卽定都西安。其理由甚多，惟重要者約有八端，茲先列下：

(1) 國都本宜擇全國版圖之中心點爲之，藉以收行政便利之效。查甘肅蘭州雖爲我全國版圖之中心點，然在歷史、地理、政治、軍事、財政、經濟，以及種種方面，均遠不如西安之有價值。故就「版圖中心」一點而論，宜以西安爲國都。

(2) 中國漢族向來居於東南部，而歷來中國之國都亦多在東部，因此致東南部之文明愈形發達，而西北部之民智則幾與太古無異。故今後爲求全國各地文明之平均發展計，亦亟宜將國都由東西遷，以免西北民智有向隅落伍之歎。

(3) 現代世界國家之存在及競爭，已不恃兵力而恃財力，所以農工商等實業，實爲國家之首要命脈。國家既富，其力自強。我國西北蘊藏極富，年來政府及國人雖均盛倡開發西北之議，但

政府終以鞭長莫及，未能實現其理想。今爲開發西北之處女富源計，亦宜將國都西遷藉收就近督促之效。

(4) 西安地位居中，且多天險，對內可以控制四方，而不易爲四方所制。且四方因彼此勢力均衡，互想牽制亦只能拱衛中央，而不易危害中央。（如洛陽地既偏東，距海亦近，且處四戰之所，乏險可守，自不宜爲國都。）昔秦滅六國，固然原因甚多，但地利一點，實爲其原因之最要者。

(5) 中國現在實無「國防」之可言，故定都尤須以避免敵國海陸空三方面之侵襲爲前提。西安距江既遠，雖有渭水通黃河，但黃河中敵國軍艦絕對不能駛入，是海空方面無憂也。而且陸上距北俄南英甚遠，英俄二國之兵力亦不易達到，是陸空方面亦無憂也。

(6) 中國南北二京，均偏處國之極東部，政府對於西部各地，因交通不便與內亂頻仍之故，幾乎視同另一世界。倘長此以往，則我國西北西南各地，必爲俄英等國所奪。今爲保護西北西南一千餘萬方里之國土起見，亦宜將國都西遷，以資鎮懾。

(7) 國都必以民俗勤儉耐勞強毅敦厚之地爲之，以爲全民族性之楷模。今北平腐化尋

濁，誠然不可爲都；但南京爲萎靡之六朝故址，且江南民情柔弱奢靡，浮惰淫佚，亦無可諱。若西安不但無南北二京之弊，且民俗勤儉耐勞強毅敦厚，歷代皆然。而周秦漢唐四朝尤均賴此以征服亞洲，著武功於世界。今若以西安爲國都，亦未始不可爲我國復興之基礎。

(8) 中國歷代之治權多爲北人所操，而南人統治北人之時則甚少。且從來南北二政權對峙時，多爲北勝南敗，而南勝北敗者則不多見。(若國民政府北伐勝利，乃孫中山先生之主義所致，此又當別論。)所以如此者，似即因北人強毅耐苦，而南人則柔弱浮惰故。今爲防止將來之內亂計，亦宜將國都由東南遷往西北。

難者曰：西安現在交通不便，經濟落後，何能爲國都？作者曰：交通與經濟皆爲人力所爲，西安如定爲國都，則交通自必日形便利，經濟亦必日益發達，其他諸務亦莫不如是。觀於近年南京之種種建設，即可知之。將來政府若以西安爲中心，而建以蛛網式之縱橫鐵路佈於全國，並開江蘇海州爲商埠，是則西安交通經濟諸務之發達，更必百千倍於今日之南京北平。反之，若必欲求各方面均有極現成之便利而後定都，是乃顛倒因果之論，而數年前政府之定都南京亦爲多事矣。

或又曰：數年前我國既定都南京，所耗之各種建設費爲數極巨。今若又遷都西安，是將以前所耗無數之建設費等於虛擲。然而當此國窮民困之際，尙欲另建新都，姑無論前所費者極爲可惜，卽今所需者亦恐無從籌措，是又烏乎可哉？作者曰：國都本爲一個國家之首腦，在種種方面，均須就最大最遠及最久處着想。苟於國計有大利益者，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更不能因建設費等等而遷就。況且此次滬戰，僅閩北一帶，聞已損失十萬萬元之巨，此款將來日寇能否全數賠償實不可必。然此損失也，卽因南京爲國都而使然。我政府若爲省此數千萬元或數萬萬元之南京建設費而不忍遷都，倘若將來再有因國都引起之同類事件發生，以致因小失大，彼時又將如何耶？

總而言之，我國若定都西安，實爲有利無弊之上策。至於建設費，本可逐漸籌措，原無於短期間卽統備全數之必要。中國地大物博，決無並此建都費亦籌不出者。不過目前因西安交通諸方面之不便，亦無妨卽暫時都洛。一面則積極籌備新都，（第一步尤急須將潼關至西安間之二百三十中里鐵路完成），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卽將來事實上仍須定都南京，西安亦仍可以作陪都。我中國與日本，將來勢必成如德法二國之世仇，所以以後之大戰決不可免。彼時如由南京遷往

陪都自可減少許多之不便，決不致再感今日所受行都小縣尺寸履之苦矣。

此外尚有六事須補述如下：

(1) 作者雖爲陝西城固生人，但城固緊接四川，距西安甚遠，其風俗人情，亦均已與四川同化，且作者出外十餘年未歸，當地既無產業，今後亦決定不再回去。故作者雖提議建都西安並無絲毫自私之意。

(2) 作者故里居漢水上游及長江之中流，且作者性情亦極與南人相投而與北人相忤，但今爲國家大計，卽不得不就事實上之利害秉公直言。故上文所說者亦絕無抑南揚北之私意。

(3) 隴海鐵路現在通至潼關，距西安尚有二百三十中里。此二百三十中里之鐵路，若在德國人手中，有急需時大致三個月可以完成。鄙意以爲除應以築路代賑當地災民外，所有關中一帶之駐軍，似亦可以輔助修築此路。總期於半年中全段完成，卽至遲亦不得過一年爲度。

(4) 我國現有已成之鐵路本來極少，且此鐵路均爲南北線；而東西幹線，現在則僅有隴海路東部之一段，其長實遠不及南北線。然我國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故西部之交通，實遠較東部爲

困難，亦即我國東西之交通，尤急於南北之交通也。我國西部現在人口雖不多，但當地天產物料甚富，所以當地之交通仍非擴張不可。鄙意以為此東西幹路，目前除將陝西之西潼段迅速完成外，仍應努力於一二年內即通至甘肅蘭州，後再展至酒泉。此為我國東西鐵路之最低標準。

(5) 當十六年冬天，作者在上海時，國都問題適正為一般人所重視。當時作者即主張建都西安或以西安為陪都；而中委張溥泉先生亦極贊同此議，並向作者言及此議之優點。故今此文，作者仍甚盼張先生加以指正。

(6) 討論定都之問題，發言者必須深明歷史地理政治軍事以及財政經濟諸種專門之學問而後可。作者對於以上各種學問，則均為門外漢。今此提議乃作者一己所見，而且因不能已於言而言之，所以荒謬疏陋之譏自不能免。尙望各專家不棄鄙陋，慨然指正，以匡大計，是所深幸。

二十一年三月一日。

附錄 因政府移洛辦公聯想到首都問題 (仙客)

倭寇西侵，北陷遼吉，又攻熱河，南擾淞滬，復逼首都。致政府一方交涉，一方抵抗，並移洛陽辦公，以避其威脅，策至善也。二月二十二日，中委張繼在洛陽第三次擴大紀念週上，有主張定洛陽或西安爲陪都之議。二月二十五日，中委邵力子對記者亦談及國都問題，其意見：(1)永久遷都洛陽，(2)移回南京，(3)仍定都南京，另在洛陽建陪都，而認第三辦法爲較善。

余意與張邵二先生微有不同，竊以爲與其定洛陽或西安爲陪都，何如遷都西安而以西安爲永久國都。其理由有五：一國之首都，應居全國之中心，就中央言，較易控制各省，就各省言，亦便拱衛中央。南京偏處東南，西安較居中心，就地位言，應遷都西安而以西安爲永久國都之理由一也。南京距海過近，外艦又可在長江自由航行，我國既無強有力之海軍拱衛，復與海軍佔世界第三位之日本爲鄰。西安深藏腹地，表裏山河，以之自守，則譬若金城，以之應敵，則勢同高屋。就環境言，應遷都西安而以西安爲永久國都之理由二也。近百年來，我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政府非勵精圖治，握政權者非刻苦自勵，不足以挽救危亡。江南民風，驕

奢淫佚，以南京作革命政府之首都，未見適當。關中民俗，勤樸強悍，定西安爲新國家之首都，誰曰不宜？就建國精神言，應遷都西安而以西安爲永久國都之理由三也。我國西北各省，極待開發，若以南京爲首都，則開發西北，或感鞭長莫及之苦。若遷都西安，則對東南各省，仍可開顧，而對西北各省，則便開發。就開發西北言，應遷都西安而以西安爲永久國都之理由四也。歐洲大戰以前，各國之國都，多由陸而遷海，如俄羅斯之由莫斯科而遷於聖彼得堡，日本之由西京而遷於東京，卽其例也。歐洲大戰以後，各國之國都，多避海而就陸，蘇聯之由彼得堡而遷回莫斯科，土耳其之由君士坦丁堡而遷往安哥拉，卽其例也。就現世定都之潮流言，應遷都西安而以西安爲永久國都之理由五也。有此五因，我國之首都，極應及早遷於西安也。

若謂西安交通不便，不適建都，實則交通可以人爲，若政府稍加注意，則完成隴海路之西潼段，指顧間事耳。倘再以西安爲中心，建輻射形鐵路，北經榆林，以達庫倫；西出嘉峪，以達伊犁；南經重慶，以達邕甯；東沿汴洛，以達東海；東北則經太原北平，接北甯路，以達東三省；西

北則經甯夏，以達科布多；西南則經青海，以達拉薩；東南則經漢口，以達閩侯。復以西安爲中心，再築若干層之環形鐵路，其最內層則爲西安之環城鐵路，最外層則爲沿國界之邊防鐵路。（關於上述之輻射形鐵路及環形鐵路，擬爲專文以論之，茲不多贅。）則將來西安交通之便利，不更將千百倍於今日之南京乎？即就目前而言，消息之傳遞，已多賴無線電，要人之來往，復有飛機與汽車，亦非十分不便也。交通不便，又焉能阻遷都西安之議乎？若謂定都南京，乃總理之遺訓；如遷都西安，詎不有違遺訓乎？是又不然：苟於國家有利，即足慰總理在天之靈；若必泥於遺教，則總理聯俄，吾等即不當絕俄。總理容共，吾等即不應清共。絕俄清共，有利於國則行之，不唯遺教之是泥；遷都西安，有利於國則不行，其將何以自解乎？若謂東南各省，強鄰逼處，非奠都南京，不足以資鎮懾；東南各省，強鄰逼處固矣，然蘇聯伺窺西北，已非一日，詎忘之乎？自土西鐵路完成，自莫斯科至伊犁，只需八日，蘇聯更擬於土西鐵路上築一支路，以達伊犁。倘我政府我國民再不加以注意，數年以後，我西北之新疆，恐亦難免爲外蒙之續。東南各省，在列強均勢局面牽制之下，其危機尙不若西北各省之大。同一國土，

又何可重視東南，而忽視西北耶？是又烏足阻遷都西安之議乎？若謂現代列強，其國都多濱海，如英之倫敦，美之華盛頓，日之東京，其尤著者；實則英日皆係島國，即將首都位於腹地，其距海又有幾何？況此二國均以海軍強盛著聞，卽建都海濱，亦確足以自衛，現在之我國，能與之比倫乎？美國雖非島國，然海軍之強，與英相等，現在之我國，能與之並論乎？上述各理由，亦均不足阻遷都西安之議，固甚明也。職是之故，極願各中委，將此問題在二中全會提出妥爲討論，倘國都得奠定於金城湯池而又居全國中心之西安，以啓我新中華億萬斯年之鴻業，是實吾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於故都北平

再論我國首都問題

予前草「提議建都西安」一文刊於本報（華北日報），而時人對國都問題持保守現狀之論者則尙多。不曰南京建設粗備，經濟發達；即曰北平宮殿堂皇（其實腐敗惡劣不堪言狀），禮貌周到（其實只是虛僞與卑鄙），而其共同之論點，則爲南京與北平交通便利，文化發達諸說。予以此皆捨本逐末，忽略國家根本大計之論，而主張復都北平者，則尤爲荒唐之至。茲請略言其故於下：

夫國家之最大問題，莫過於存亡；而存亡之判決，則全在於國都。此理極明。亦猶二人對下象棋，凡吃卒吃馬吃車吃砲，皆不過爲攻將攻帥之一種手續，亦無異爲皮毛或過渡之軍事，其根本戰略乃在敵方將帥之如何俘獲。例如此次上海開北一帶之巨大損失，即全因我國首都在南京，日寇欲佔開北及滬甯鐵路，以資威脅我國政府與彼簽訂不平等條約所釀成。不然，上海南市本有極重要之大兵工廠，日寇何以不先攻南市耶？且假使我國首都仍在北平，則去冬日寇在天津之擾亂，亦決不能輕易了事。又如我國首都若在廣州，則近半年來廣東之治安，亦決不能如是之

平靜。以上皆極明顯之事實，固不難知也。

時人之反對建都西北者，多只斤斤於首都目前之現成便利而不顧因首都引起之外來戰禍。此種顧前不顧後，貪小利招大害之言論，予實不敢苟同。或曰：誠依汝所言，建都西安，又在江蘇 海州 關港設埠，將來海州 繁盛後，豈不又因首都都在西安 之故，使海州 亦遭受巨大之戰禍乎？予曰：海州 距西安 甚遠，障礙亦多（如置重兵斷鐵路等是），不但外敵之海陸軍力不能達到，即「橫行無阻」之空軍，亦因距離太遠（往返約四千中里），不易飛行。敵方既無威脅我國首都，迫我向彼簽定喪權辱國之條約之望，則彼今後或不再用武力壓迫，作無代價之犧牲，而改用和平政策亦難說定。果爾，則建都西北，豈非較建都東南優勝多多乎？

且即就西北之國防而論，西安 南距法屬安南，英屬緬甸，印度 北距現被蘇俄 勢力所支配之外蒙庫倫 等處，其最近處亦約有二千數百中里之遙。飛機往返路程，即約有五千中里之譜，於此彼載重行遲之爆炸機，自然極不易飛行。且南方雲貴川康 四省，道路崎嶇，行軍極為困難，英法 威力自不易北進加於我國之政府。何況法國 自歐戰後，財政瀕於破產，英國 近年衰微，亦幾不能支

持，此二國常自顧不暇，復有何餘力破壞現代世界第一強國之美國所倡「九國公約」，逕以武力侵略我國乎？（英國近年對我，已改其蠻辣之政策，即爲明證。）至於北方之外蒙，雖然通行汽車尙爲便利；但蘇俄因政體關係，現爲世界列強所仇視，彼亦不敢輕動。觀於數年前我國之嚴厲清共，及與俄絕交，而俄竟未有如日本此次對我之行動，即可知現在蘇俄之不敢與人輕啓戰端矣。

或又恐數十年或數百千年後，蘇俄或竟以主義征服歐美，彼時我國首都甚爲危險；但蘇俄若能征服歐美，則我貧弱之中國早已被其同化，更不成若何被其仇視之目標。假使俄英法三國，必欲以武力侵略中國，則彼等固有強大之海軍，又何嘗不可開赴我國長江或大沽，以巨砲轟擊南京或北平乎？

今日寇爲太平洋上之惡霸，不但侵略中國，並且欺美侮俄，所以將來無論何時，中日美日俄日或中美俄三國共同與日寇之大戰，決不可免。或者此種大戰，竟如德法復仇戰爭之循環不已，亦難說定。且除中日交戰外，無論美日或俄日之戰，中國論情論勢，均非捲入戰爭之漩渦不可。換

言之，亦即太平洋上有一大戰，我國之命脈即甚危險也。當此時，即使我國之海空國防，均極周密穩固，然距海岸僅約三百中里之北平，及約六百中里之南京，（其實敵人之軍艦飛機且可開至南京城下），敵方飛機半小時或一小時即可達到。況且敵人亦決不能因我國國防密，遂不希圖攻擊我國距海極近之首都。如此，不但我國之命脈異常危險，即就小處言，如反對建都西北論者所最注意之首都建築等等，亦甚可惜也。（此種情形亦正與衰弱之老人，背負嬰孩，手提沙鍋，而與人角鬥之危險相同。）不然，若仍建都東南，一遇外患即遷都西北，俟外患去後，國如不亡，即仍回都東南。如是，則皇皇之我國政府，時常均在行旅之中，不但在種種物質及精神方面，均較索性建都西北為不經濟，且亦將成為古今中外絕無其例之大笑話矣。

以上為總論我國建都東南之不宜，若北平則尤不可為我國之首都，其重要原因約有五端（1）地方距海太近，政府易受外敵之威脅，或如庚子年 北京失陷，清廷遷都西安事。（2）如有外敵脅迫首都，則華北 金庫之天津，必被敵人毀壞或占據，天津若失，則華北即成死地。（3）北平為近七百年來之腐惡政治所籠罩，人情虛偽頹廢，卑污險詐，莫可言喻，建都於此，極為危險。（4）北

平如世傳之全家肺癆病者之居室，歷史雖久，但結核菌亦最多，吾政府卜居其中，實與自覓死路無異。(5)北平文化雖然發達，但有上述之種種腐惡積習，頗難改革或挽救，故所得不償所失。以上諸點，均爲北平建都之致命傷，而迷戀故都之論者，則每每忽略，殊爲可惜。若謂北平有長久建都之歷史，故宜建都，則西安建都之歷史價值更高，年代更久，何以不擇其尤者爲首都乎？(西安建都總年數爲八八七年，北平建都總年數爲八五七年，洛陽建都總年數爲八三二年，南京建都總年數爲四四三年。中國各地歷來建都年代之久遠，再無過於西安者，於此亦可知西安在國都問題上之價值。)至如北平之宮殿，爲文明抑爲野蠻，北平人之所謂「禮貌」，爲誠實抑爲虛偽，明人皆自知之，無須多說。除此而外，尙有人以北平之「衛署」，乃下至於「盆景」等瑣事，爲相當之建都條件者，則更談入拉圾之間，與馬桶之中矣。

二十一年四月四日

今後我國之軍備

余前草「提議建都西安」一文刊於本報，繼又想起拱衛首都及保護國家之軍事設備，鄙意以爲西安若爲今後之國都，則西安之軍事設備——尤其是空防方面，必須充分擴張。但是，我國現有之軍事倉庫，如漢陽、上海、廣州、天津、瀋陽、成都等處較大之兵工廠，均在敵人兵力軍艦威脅之下，我若防守稍疏，卽有被敵人占奪之慮。現在瀋陽之兵工廠，業已失守半年，而上海之兵工廠亦甚危殆。將來外患如更擴大，不幸致漢、粵、津、蜀等處之兵工廠亦復如此，是則我之大兵工廠，反皆爲我「自殺」之工具矣。故鄙意主張全國最大之兵工廠，鍊鋼廠，以及飛機製造廠等，均應設於陝西，以資安全；但似不宜在西安區內，藉防敵人作「一箭射雙鵝」之攻擊。此數工廠，目前因當地交通不便，在運輸材料方面雖感困難；然工廠本身極爲穩固，絕無造成我國「自殺工具」之憂。且西安因地位居中，將來交通與經濟發達後，此數工廠之運輸，反可收非常之便利也。

至於此數工廠之管理法，鄙意以爲極宜採蘇俄近年來之政策，卽以重金多聘德美二國之

人材並廣購其機器。在此數工廠之出品中，尤須特別注重：高射砲，遠射砲，唐克車，鋼甲車，禦彈鋼甲，化學戰爭，飛機發動機，及其他之種種輕重工業機器等。蓋我國幅員甚大，國防軍械非精多不可。於此等重要之軍械，鄙意以為至少亦須有高射砲三千尊，遠射巨砲一千尊，唐克車一千輛，鋼甲車二千輛，禦彈盔五十萬頂，禦彈甲五萬件，飛機三千架。以上各軍械若均購外貨，不但價值太貴，且巨額之金錢外溢，國家必形貧弱，於我亦殊為非計。

不過在我國製造新戰具之能力尚不充足時，無妨暫先向外國購上列軍械之一部分。此項購械費即以一萬萬元計，亦較此次滬戰中閩北等處十四萬萬元之損失為少。且假使此次滬戰，我軍方面有價值約一萬萬元之現代新戰具，亦決不至使閩北等處損失如此之大。所不同者只是政府之消耗與人民之損失而已。但是，政府之款原係由人民身上徵來，在理即應用以保護人民及國家，決不能視人民之損失與己無干。所以今後我國對日如無和平之望，無論國家如何窮困，但此一萬萬元之購械費實不可少，而在目前政府及人民尤須即着手籌備之也。

抑尤有進者，中國歷年來常備之正式兵與非正式兵，共總約二百萬人。政府及各地地方當局

爲此二百萬兵每年所耗軍費，竟占全國歲入十分之六，或且至十分之八，約在四萬萬元之上。而此二百萬兵，有多數人均缺乏現代戰爭之技能；且軍械腐敗不堪言狀，若遇敵之空軍更無辦法。此兵數雖多，軍費雖巨，而戰爭之能力則極薄弱，是中國近二十年來之練兵，徒以造成內亂，於國於家均無裨益也。今爲力除此弊，所以余極主張精兵主義，空軍主義，及軍械主義，而力反對中國歷年來之兵數主義。（按：中國兵多雖非政府之本意，但各地軍事長官均好招兵，遂成「只講人多不講械利」之局勢，故仍爲人數主義。）所以如此者，卽因兵多則消耗必巨，且肉身亦不能禦敵人之利械；而械利則可制敵人之死命，且無須衣食月餉等等無限之供給也。假使我國將此二百萬之常備大軍，裁縮至百萬以下，以六成防邊，以四成安內，則僅一年之時間，所省軍費卽遠在一萬萬元以上。是則一次用一萬萬元購外國之最新戰具，於全體軍備上反爲省費矣。

除上述陸空兩方面之軍備而外，我國之海軍亦急須積極擴張。鄙意以爲除現有之海軍力外，宜再加築約四十萬噸之大小軍艦及潛艇等，以爲我國東南一萬五千里海岸及長江內地之保障。至於軍艦之製造廠，製小艦者似宜在長江內地如漢口等處，製大艦者似大宜在長江下游

如浦口等處。非萬不得已，總以勿沿海爲佳，藉防海上敵人之襲擊。但大小造艦廠，無論在何處，空中防備總須特別加以注意，而高射砲之長期設置，則尤爲不可少者。以上所言，在反對者視之，自不佞要報作者以「高調」或「大砲」之譏嘲。在作者方面，亦即使所言誠爲「高調」與「大砲」(?)。然語云，「求之上者得之中……求之下者則無所得。」且中外歷來之事實亦明示吾人：若自己無「癩蛤蟆」式之理想，則將來亦決不會有「豬八戒」式之事實。現在中國之政府與人民，若竟無上述之軍械目標，則將來必並所謂「低調」與「小砲」之國防成績而無之。然而外敵謀我，又絕不肯放鬆絲毫。如是，則我國民除叩頭歸降敵人而外，實無他法矣。至於所謂「民氣」，我方有之固然極佳，但若敵之利械與我之民氣作正比例增加，則我之民氣亦甚危殆。卽如去年台灣之番族，徒手抗日而終失敗；及普法最初之戰，普人雖勇，終以械陋而敗，其後普國因克虜伯發明新械，遂勝與勝法，皆爲明例。此次上海我軍抵抗日寇，世人皆認爲「肉身與鋼鐵之戰」，我方若無民氣與軍士作戰之經驗爲助，其前途將更有不堪設想者。有此種種之原因，故余力主籌款購械，實行「軍械」「精兵」及「空軍」之三大主義。

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我之國際政策愚見

——聯英俄美以制日——

此次日寇侵我土地殺我人民，世界輿論雖然頗表反對，但真誠同情於我者，仍爲各國之徒手民衆，及國聯中之若干小國而已。至於各大強國之政府，不但與日本同氣相求，並且與日本也似有少許之聯絡。假使在大戰中日本敗我，則這些強國在我國之一切利益必爲日本所奪，彼等自然不願如此。然使這些強國助我敗日，不但彼等不願替人犧牲自己之實力，並且亦深怕將來我國強盛後，以對日本之手段漸次將彼等在我國之利益收回。所以若望各大強國爲我幫忙，除美國外恐無希望也。

處此僵滯之局勢中，我國若無相當之外援，徒然以卵敵石，結果必遭失敗無疑。所以鄙意以爲此時我國對各列強，極應以巧妙之手段聯絡之，或離間之，有必要時亦不妨更以優越之利益誘結之，或鼓動之。假使能得強大的外交及軍事上之外援，則舉我以前所失於日本之一切權利

利益概可收回。此項權益之重要與廣大，必且百千倍於我國誘結外援所失之利益。我方既損少益多，自仍爲極有利之上策。不然，若欲不破分文而得中立強國之援助，或且仇視鄰俄而望對日戰爭之勝利，此皆不過爲「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之空想而已。

但是，此言亦並非謂我國現在應當割地求援；乃是說政府應將英美等國在我國之利益，予以實切保障，與蘇俄之國交亦應從速恢復。（按：現在各列強對俄多已復交，即仇俄最深之美國，亦漸有聯俄之意。所以我國現在聯俄，決不至與國聯方面衝突。）此外除台灣外，凡歷來日本所奪我國之零星領土，如琉球羣島及南庫頁島等等，亦不妨於密約中轉讓與英美俄意等國。總之，凡與我國主權無大損害者，一律均可遷就，總以廣結外援爲主要之目的。

在此目的中，尤當先聯英俄美，次聯義德法。法如仍然助日，我國不能聯絡亦無大礙；但聯英則萬萬不可以忽視。因爲英如助我，則親英仇法之德義二強國，大致亦必助我，結果成爲中美俄英義德六國對日之大戰，亦頗有可能。彼時法國非不知機，豈有仍然助日自蹈危機之理？至於美國，彼與日本本來舊怨甚深，且已有不能並存之勢，所以我國聯美自然毫無困難。不過英俄二國，

我欲聯絡則稍有問題耳

因爲英國雖然深惡日本此次擾占其在我國之利益，雖然彼近年來內部空虛，事事多要依賴美國遷就美國，且對我之態度亦稍親近；但是，英國素妒美之富強甚深，使彼助美助我以敗日，則美國在太平洋上之心腹大敵已去，美之富強亦必更甚於前。所以英爲將來對付美國起見，此時必定不肯得罪日本。至於俄國，彼多年前本來曾助我國革命，而結果我國則報之以「絕交」。此事無論誰是誰非，但俄國今日對我總不能無許多之戒心。何況彼國現正努力於種種之建設，更不願爲我捲入戰爭旋渦，作無巨大代價之犧牲。此即我所謂聯英聯俄之問題，亦爲我國今日外交上極應注意之要點。

總之，我國今日之結引外援，當以聯英爲最難辦，但亦以聯英爲最有力。蓋英美若能聯合助我，則無須俄德之力，解決日本已綽有餘裕。在這時候法國亦必不敢仍然助日，否則仇法之德義二強亦必從中牽制，使其不能動作。不過日本如果全敗，則其天皇必倒，而共產或與此時日俄，則又必成爲一氣。我國現在若不從速與俄復交，即使將來我國能戰勝日本，亦仍不免受日俄之

壓迫。此我所以主張聯英俄美以抗日本之國際政策也。

又按此次東三省喪失，我國政府極宜早日收復，否則彼等國賊與日寇之政治組織就緒，軍事防禦完成，則我政府將不易對付。若目下軍力不足，亦儘可調用我國內地之兵。此種內地兵人數至多，聞現在四川一省即有兵約三十萬，其他各省亦多類是。此百餘萬內地之兵，平日防匪不足，反以造匪；甚且殃民禍國，非自打即坐享，完全不盡保衛國家之責。目前國難雖急，而各內地將領所發「枕戈待旦，誓爲後盾」等類之電文，實際皆只是空砲，並不肯發一卒，適以貽笑外人而已，思之令人浩歎。

二十一年六月六日

關於國難的偶感三則

(一) 軍事教育

我國大中學校的學生自實行軍事訓練以來迄今已約有三年，但是事實上據我調查有十分之八九的學校學生，現在都還是只練習「步伐」「行列」「托槍」等等。又因此等學生，本非「以服從爲天職」之兵士可比，而各軍事教官亦因環境不同，常存敷衍面子之心，以致使訓練方面，即步伐行列至今亦毫無秩序。此步伐行列與托槍諸學，因爲戰鬥之基礎，但在實際上並不能退敵禦寇。我國近年之實施軍事教育，原爲防將來之外患，欲防外患即非實地作戰不可；作戰而用此毫無實際訓練之學生軍，恐將與「送死」無異。故鄙意以爲今後各學校，應特別注重學生之實地作戰，瞄準射擊，且須使各生能時常練習方可。（如北平天壇中的空地，即可作靶子場，學生亦無須遠赴城外去練習。此外並可囑兵工廠，另製一種省錢的專爲學習之子彈，以資節省公款。）若有必要時，並於每一大城市中組一高級學生軍，專聘德國之軍事專家爲教官，

全市各大學三四年級之學生，皆入軍訓練實習一年或二年。如此，則所謂「禦侮衛國之我國軍事教育」，或能名實相符也。

(二) 空軍防禦

此次上海戰事中，我國高射砲之攻擊日寇飛機，尙不能怎樣有效。其原因我以為有二端：一爲此項高射砲本身之缺點。按飛機之飛行本來極快，而且旋轉上下亦極靈便，攻擊者雖多於其進行之前方瞄準發砲，但仍不能常常擊中。欲免此弊，約有二法：(1) 卽改製各種程度不遇物亦能自炸之砲彈射擊，並使此種砲彈爆炸之範圍能異常擴大。(2) 卽將現有之高射砲，參以機關槍之原理，使大砲彈能連珠射出。此二理想目前雖有相當之困難，但努力加以研究，決無不能現諸事實之理。二爲我國向來從無射擊敵人飛機之機會，亦少自行在空中設標射擊之訓練，因此致我國高射砲手缺乏實際之技術及經驗。欲除此弊，惟有今後時常在天空中廣設標記，令高射砲手練習實彈準射而已。但設此標記，亦有二法：(1) 卽製造許多個約丈長之中型氣球，令飛機拖行空中，以爲射擊之目標。(2) 卽製造許多個綢質之中型氣球，放升空中任其飄動，並置高射

砲於汽車上而移動射擊之是也。

(三) 懲處奸商法

此次日亂，我國南方均極力抵制仇貨，而華北奸商則反大販仇貨，近日聞天津有人主張即在此輩奸商身上，印一白色之「亡國奴」三字云云。但此傳說若僅如此，則事後白色即可自行擦掉，而奸商之行爲仍可不改。鄙意以爲當此國家萬分危殆之際，民衆對此全國公敵之情節較重者，即不妨忍痛採用殘酷手段，在其兩頰及額上，用墨鯨成「奸商」或「亡國奴」等字樣。若屢販仇貨經勸不改，而貨價又在若干萬以上者，政府對此因國際關係不便從重懲治，但民衆救國會方面，似不妨即組一暗殺團以「全民衆」之資格，對此輩國賊實行暗殺，藉收懲一儆百之效。此舉雖有擾亂社會秩序之慮，然爲我整個國家之存亡計，即不得不忍小痛而爲之。觀於兩軍激戰時，自己兵士「若無令而後退者死」之軍令，即可明此「因一人而誤全體」之可怕矣。不過暗殺奸商事，亦須作極嚴密之組織，並宜與法院聯絡，而對實行懲罰一事，尤須以充分之確據爲準，否則小人借此報復私仇事，將又因此滋生矣。（文責自負）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敬告國聯調查團

予前讀張乃燕先生所著世界大戰全史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覺其第五八九頁，記述批評美總統威爾遜氏倡導世界和平之成敗一段文字，與今日之國聯調查團頗有密切之關係。茲先將張氏原文轉錄於下：

「當威氏之初抵歐岸也，中歐羅巴諸國皆恃爲公正之護符，而德人尤賴爲一線之生機，即聯軍各國中，贊成和平十四條者亦不乏人。蓋所謂永久和平者，凡屬方趾圓顛之倫，無一不日夕祈禱者也。威氏一出，而世界上被壓迫之民族，如高麗、印度、埃及、愛爾蘭等，皆以爲撥雲霧而見天日，誠歡誠喜，距躍三百，一若威氏之出，幾等於「彌塞亞」矣。然使威氏之和平十四條，能一一見諸事實，誠不失爲世界空前之一偉人，即擬之「彌塞亞」亦無不可；至於其本國之人望，則尤駕華盛頓、林肯而上之。否則威氏能堅持和平十四條，始終不變，即不幸而終歸失敗，則史冊之上，亦必因其堅忍不拔，奉以美名。乃威氏（光）按：此三字係予因文意

而增加者）計不出此，至自食其言而不顧，殆所謂鼠首兩端者耶？由是戰敗諸國，銜之刺骨；戰勝諸國，意存藐視；被壓迫諸民族，對之則憤皆欲裂；別開一局之俄羅斯，又始終竊笑於旁也。迨威氏歸國而後，復受其國民之裁判，以致精神懷喪，一蹶不能復振，此亦自取之咎也，甚可慨也夫！

今日之調查團與歐戰後赴歐之威爾遜殆屬相同，我中國在戰事責任上，雖與德國處於相反之地位；但中國國民之痛苦與希望，則與戰後德國以及高麗、印度、埃及、愛爾蘭等國（此「國」字係尊稱）之國民無異。且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對於一切大小事件，均先訴諸國際聯盟會，絕未有如日本之自由行動；而所有國際聯盟會之一切決議案，中國亦復奉行惟謹，並無違誤。觀此，已足證明中國之政府及人民，均認國際聯盟為和平之保障，公理之護符矣。今春國聯調查團東來，中國各地人民及官署歡迎之盛，待遇之隆，尤為前所少見，所謂「引領而望，冀見天日」者，亦不過是。然則，受此厚望盛遇之調查團，將如何以自盡其天職，亦成爲一極嚴重之問題。

當此時勢，國聯調查團若能秉大無畏之精神，抱求真象之宗旨，不顧一切困難與威嚇，公平

嚴厲盡職做去，則被強寇擊碎之公理，尚可破鏡重圓，爲惡魔掩蔽之世界，亦可再見光明。如是，不但半年來奄奄一息之國聯生命，可挽回於「鬼門關」之前；且調查團諸君個人之偉大成功，亦將與此世界照耀宇宙永垂不朽。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予曰：「被人愛者尤當自愛，被人敬者尤當自敬。」前次調查團主席李定爵士，在上海對中國民衆代表之言曰：「本團既受人（指中國）之信賴，自當不負人之信賴」云云，誠可謂爲知言。特恐調查團諸君力不從心，虎頭蛇尾，或受日人之欺騙，不明是非，或爲討好各方，模稜兩可，以致終蹈威爾遜不自愛惜，自甘放棄千載難逢之成功機會，討好各方反爲各方所棄之悲慘覆轍耳。

總之，今日人類之公理與強權，世界之和平與戰爭，國際聯盟之威信與生命軍縮會議之價值與前途，種種問題均繫於調查團諸君之身。此種關鍵之嚴重與偉大，殆亦爲自地球產生以來所未有。西諺曰：「天助自助者。」予曰：「時勢予調查團以成功之機會，調查團尤不可辜負時勢之厚愛。」故予深望調查團諸君好自愛惜，前途珍重，以自成一「彌塞亞」（Messiah）意即救世主或耶穌也幸甚！

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慷慨激昂的誓師詞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北平華北日報載此次在滬誓死抗日的，第十九路軍翁照垣旅長告全線官兵的誓師詞一通。其詞慷慨激昂，氣貫天日，字中有淚，淚中有血，較之諸葛亮的出師表與文天祥的正氣歌尤強出萬倍。此詞足為我國民族史上空前的不朽的偉大文字，極有保存與宣傳之必要，故特轉錄於下，並以為紀念。其文云：

「忠誠義勇的官兵們！中華民族之生死存亡，已在我們的肩膀上了，大家要確實的負起我們的責任，發揚我們鐵軍的精神，保持我們過去光榮的歷史！日本陸軍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強硬的，我們務要把這世界上最強的陸軍來銷滅，奪取世界第一陸軍之地位，創造新的鐵軍榮譽！忠誠義勇的兵士們！機會是難得的，為國家民族而犧牲，雖死猶有光榮，大家不要錯過了這個報國的機會。大家要盡量發揮素日沉着的精神，不慌不忙，把槍瞄準，務要一彈一敵，至低限度，也要使子彈從敵人耳邊飛過，嚇得他不敢抬頭。子彈用完了，上起刺刀來殺敵！

刺刀殺斷了，用槍桿來擊敵槍桿擊壞了，揮拳去打敵，兩拳打痛了還有你們的牙齒可以咬敵！忠誠義勇的官兵們！甯爲槍下鬼，莫作亡國奴！努力奮鬥，堅持到底，民族之再造，就在這一回了。大家殺上前去，殺個痛快淋漓！我們的口號：軍民團結一致！反抗日本侵略！誓死爲國家求獨立！誓死爲民族求生存！中華民國萬歲！

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簡字叢書四種

陳光珪著

簡字方案

此書約七萬字，已於十六年出售，現擬收回改編後自行出版。

中華簡字表

此表現在修改中，內有簡字五千個，別體簡字約一萬個，全書約二十萬字。

簡字論集

此書約八萬字，已於二十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現擬收回自印。

簡字論集續

此書亦約八萬字，由啓明學社出版，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

啓明學社出版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

中國不如亡國好

近二十年來有許多人都說「中國不如亡國好」這話恐怕是不錯的。並且就中國已往和現在的實際情形說，恐怕也實在不如亡國的好。這話並非我自己羨慕亡國奴，遂昧了天良放狗屁。就眼前的事實說，即如我們的近隣印度，他本是十足的亡國。但是印度之所苦，不過是人民不能操政權而已。至如實業之盛，交通之便，以及人民享受物質上之便利，則均遠非中國人民所能望及。

例如印度出產之米茶家畜等物均居世界之第一位，蔗糖棉花等物均居世界之第二位，小麥居世界之第三位。世界各國出產之豐富，除美國外恐將無可與印度倫比者。但我中國之一切出產，除生絲一物之輸出居世界第二，米之產額居世界第三外，其他各物之產量，在世界上均無地位可言。又如交通，印度現有鐵路三八七三·五英里，居世界第五位；中國現有鐵路，連外資所建者計，亦僅六八一·三英里，只當印度鐵路百分之五十六而已。（以上各比例，均係十年前之統

計。

再說到政治中國到現在實際上政權還是操諸少數軍官政客之手，人民並無發表意見之機會，更不必說是參政執政了。我們的這種情形，本與印度亡國者的被治於人差不多，又何以見得中國人民在政治上所受待遇較印度人民為強呢？不過印度實業之盛與交通之便，不是他本國人民之努力所促成，乃是優秀自愛奮發自勵之英人為彼代庖所使然便了。照此說來，印度人民與中國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相等，而印度人民在物質上之享受，則優於中國人民萬倍，所以「中國不如亡國好」之說，亦大有由也。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黨之弊病在人不在制

近數月來因爲「國難」之故黨外人乘機提「反對黨治主張憲治」之議論頗多予對此種議論則竊持異議。鄙意以爲近年國民黨在政治上之若干過錯固然不可掩諱，但此乃黨之「人材」問題，並非黨之「制度」問題。換言之，亦即黨之皮毛問題，並非黨之根本問題。若必以制度爲一國政治優劣之關鍵，則我國自清末以來，政制已由君主變爲總統，再變爲執政，再變爲大元帥，再變爲主席。總計前後時間，不過僅約二十三年之短，而大不相同之政制竟然多至五種，且其中尚有世所少見之「執政」制度在焉。以此觀之，我國人民革新之精神，似已不可謂爲不勇敢，我國政治之賢明，自然亦定在意料之中矣。然而事實則又不然，即以稍新之「總統議會」制而論，此卽正爲「憲治」，且在西洋各國亦均行之極好，而一到中國，則弊端千萬，笑話百出，（如曹琨賄選議員賣票等卽其較著者）十餘年來，政况日下，此則實爲一般持憲治論者所不易目解者矣。

吾人細考其所以如次之原因，乃知由於我中國之民族性，輕公益而重私利，鄙廉潔而尚貪污，視作官如營業，輕人格若敝屣；且富「離心力」而無「向心力」，雖二人一黨，亦互相猜忌，一人一派，亦自相矛盾。於此，即有三五賢者，亦不能變「一傅衆咻」之大勢，挽懸崖馳馬之危局。吾此種之民族性，若不加以糾正或改造，雖翻盡古今世界政治制度之任何花樣，結果亦仍是糟不可言。或且因屢屢變更政制之故，使國家反增較大之糾紛，人民反受更大之痛苦，亦難說定。今日在一個黨派之中，又值國難危迫之際，黨中人尚且落落難合，不能因外敵而認真團結；將來若各黨並立，其糾紛之多，更不待言，亦不堪言矣。已往之歷史，既如彼，現在之事實，又如此，而論者猶想實行憲治，即可奠我政治於平安，臻我國家於富強，謀國之道（尤其是中國者），竟容易簡單如此，豈非癡人說夢乎。

抑尤有進者，若果依現在各國憲治之通例，「凡任何黨均可立足於政府或議院之中」一點而論，彼保皇黨及某某黨，固然可在我國政府中發揮言行，但同時共產黨亦不能例外。如是，則主張「憲治」者，自又必大不願意，此豈非自相矛盾乎？雖然，予固無任何黨派之色彩，所言亦非

謂國民黨現爲可以壓制一切異派之黨，子只謂國民黨之政策現爲中國各黨派中比較差強人意之政策，所差者只是未能認真實行其政策而已。以前國民黨因爲收容黨員稍濫之故，致有少數不良分子寄生於其間，（此「不良份子」並非全爲共產黨）然此只爲黨之部分與人材之問題，並非黨之全體與制度之問題。且此種情形在任何黨派中亦皆不能幸免，所差者只是數量之多少與程度之重輕而已。所以國民黨今後對於黨員之人材及品格，若均能設法使其提高，實尙不失爲中國最有希望之政黨也。

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北平居民的大苦難

北平在舊日爲元明清三代之皇都其實他却是全國中的一個非常悽慘悲苦的地方。就城內說，便是晴如香爐，雨如醬缸，穢物徧地，屎尿盈巷，不見青綠，只有灰黃……這種特點，社會人士已有定評，不必細講。再就城外說，彷彿連山也帶着苦臉，水也帶着愁容，一切草木也都如同害癆病的病人一樣。此外，北平還有幾個特點，亦分述於下：

1 氣候 北平的氣候很壞，冬則奇冷，夏則酷熱，且冬夏極長，春秋極短。冬天過了便成夏天，夏天過了便又入冬天，幾乎不覺得有春秋。所以這裏的居民，若非富有之家，可以冬御重裘，夏設電扇者，差不多便都如受罪的囚犯一般。而尤其是一般極窮的貧民們，冬日夜中不生爐火，則每被凍死，置爐屋中則又每每被煤熏死；夏日住在無樹木水草之處，則日間酷熱難堪，住在有樹木水草之處，則夜間又被蚊蚋等物咬得不能合眼。其種種痛苦，實不堪言狀。

2 塵土 北平的塵土之大，在關內大致要數第一。這裏下層社會中的人，除下雨而外每天

總有許多的塵土鑽入於他們五官之內。吾人的壽命，平均若以六十歲計算，則這些北平的民衆，每人一生五官所收之塵土，我想至少總可以築一堵短牆。全北平市的居民，現在約有一百三十萬，其中日常和塵土接觸的民衆，想來也總有六七十萬。這樣推算之下，恐怕全北平的城牆也都在北平一般民衆的肚子裏頭了。

3 道路 北平的居民，前幾年直可以說尚無「行」之可言。近一二年來，北平市的工務局方面，雖已漸注意於道路的修治；但是範圍太廣，一時還難收效，所以馬路上還是坎坷多塵，交通不甚便利。而且一般居民們，因為習慣之故，對於穢水穢物仍然向巷中傾倒，屎尿亦常在巷中排洩。因此，有許多街巷，竟均為屎尿及穢土穢物所積成。而本地居民對此，則已相習成風，不肯改變，嗜好如此，誠屬少見。

總而言之，住在北平的平民，人人都要有能跋涉山川飽餐灰土冬以體膚承風霜夏以血肉飼蚊蚋的本領。不然，便不如早早自殺，或者早早離開此地，免得自己受苦。我常說：「就迷信上說，前一輩子如果沒有作過滔天的大孽，決不會被罰到北平來做貧民平民或貧困的寓民。假如北

平是一個人，便是一個萬惡的魁首，雖千刀萬剮猶不足以贖其罪之萬一。」這話除後半段是斥北平人之腐化、頹廢、滑詐、諂諛、奴性、遊民等劣點外，前半段即因北平之多苦難而言也。

北平的劣點如是，我一到這裏來，總是常常地患頭痛和呼吸不暢等病。而且如住到一兩月以後，自己的性情便必定較前要暴躁起來。這樣在北平住一天，便等於受一天的罪。但是，有許多中外的闊人和學者們，則多視北平為惟一的「安樂窩。」而他們之所以如此者，却又不是因為北平的文化較優之故，乃是因為北平的僕役們侍候之舒服等等，這就非我們這下愚的人所能體解了。

二十一年五月十日

北平宮殿的大無聊

北平的紫禁城、三海、頤和園等處，範圍都在十餘里以至數十里之間。其中的宮殿等物，正是所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般之多，（房屋大約有數萬間；）而且景物的佈置也極奇巧妙，變化萬端。這些宮殿和園囿，多半都是滿清的帝后所建。在中國說自然是數一數二的偉大建築，不過實際上能適用的却很少。

卽如偌大的紫禁城，却只有西宮尙可住人。至於所謂歷來皇帝在內廷聽政和寢處的乾清宮，却黑暗而又閉氣得如同大煤窰一般。這種宮殿（？）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就是請我這窮小子去住，我都不能住。而歷來的「人中至尊」却能安之若素，這就不能不令人深佩其涵養而好虛牌子之深了。總之，北平的這些宮殿，雖多却不適用，雖大却極無聊，這是極顯明的事。（註）

註：中國建築形式雖較美觀，但實際上完全不合衛生原則，西洋建築則不然。二者如不可兼得，則寧取後者而捨前者。

考其所以如此者，乃因歷來的皇帝除「聽政」而外，養尊處優，備極無聊，兼以厭故喜新，慾心難壓，或且爲博后妃之歡娛，受臣下之慫恿，遂致建了一宮又一殿，築了一亭又一閣了。但是，一個皇帝却只有一個身子，所有這些無數的建築，不過僅能供他一看，或偶然來一休息而已。

在這些建築之中，其最無聊無意義者，尤當推頤和園。此園是清末時，建築軍艦之費二千多萬元所修成。即使此園必須要修，只要修得合於實用，現在也還可以改爲大學或別的機關。但現在却是軍艦固然未造，作機關會所也不合用，只能專供一般闊人們不出錢地遊覽或占居而已。至於所收遊覽費，恐怕連修理或改善本園之用還不敷，豈不哀哉！

二十一年五月十日

軍閥們的黃土鋪路

前幾年中國有三大軍閥門，他們每到一處，必定要令地方官廳將他經過的路上滿鋪黃土。這自然他是鑒於舊日專制皇帝的御駕出來，有所謂「黃土鋪路」的習慣；現在他經過的路上也鋪黃土，他自己大致也就可以尊如舊日的「皇帝」了的緣故。

但是，實際上的事實並不如此：舊日皇帝出來，路上之所以鋪黃土那是因為當時的道路不修，路上的塵土太多之故；並不是因為鋪了黃土，過路的皇帝才尊貴才值錢。現在中國各大城市中的道路，雖然比不上歐美各國各大城市中的道路之萬一；但和清時城市中的道路比較起來，却確實平淨得多了。所以現在無論甚麼要人過路，自然都沒有再鋪黃土的必要，這是很明顯的。——即如現在北平新華門前的一道柏油馬路非常平淨，若再鋪以黃土，反倒要污穢不平了。

各大軍閥們本來多是目不識丁之輩，他們不知此理，也不足深怪。不過，他們以為他們自己要藉住這點兒「黃土」鋪在路上才尊貴才值錢，這就未免令人覺得他們愚陋野蠻得太可憐，

筋且價值連黃土都不如了。

附按：我於十九年春間，偶遊北平北海公園，在該園瀟瀾堂前遇一乘自行車之馬弁盛氣而問我曰：「汝見吾旅長乎？」我應之曰：「未見。」此事頗與昔子路問孔子於長沮桀溺相同。彼馬弁之所以如此唐突者，蓋自以其旅長「富貴尊榮」已達極點，與一般凡人迥然不同，故人見之必一望而知其爲旅長也。嗚呼！下愚而驕之奴才之思想，大致固如是也！因此事可笑處，與軍閥以黃土鋪路有相似之點，故并附述於此。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雪中南海溜冰記略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天陰大雪，正午十二時，我自家中乘自行車，到北平中南海公園的南海溜冰場中。此行一半是爲溜冰，一半却是爲看雪景。這時候午前來溜冰的人們，都已各自回家或上附近的飯館中吃午飯去了。在這個極闊大的溜冰場中，只有七位時髦的妙齡女士，除我而外便無一個溜冰的男性。

當這個時候，我很感覺着環境的特別，但下細地觀察她們彷彿也和我的感覺正是不約而同。因爲她們幾個人的目光都對我非常注視，而且表現着很奇異的神情。至於我自己呢，除過溜冰上尚有相當的經驗外，自覺並無別的可以引人注意之點。所以她們之感覺一定也和我是一樣的。

在這七位女士之中有四人都穿着新買的冰鞋在冰場的積雪中很不穩當地來回滑走着。雖然她們時時在冰雪中跌跤，衣帽亦多被水浸濕；但她們還是不怕寒冷，很勇敢地冒着風雪繼

續地滑走，用心練習她們的溜冰技術。若就這一時的現狀來說，則中國女性之勇敢實且遠過於男性了。

此外還有三位女士則在茶棚中慢慢地喝着紅茶，一面高聲嬉笑，一面暢談着溜冰界和交際場中的瑣事。她們雖沒有溜冰，但和那四位溜冰的女士却是一起同來的親友。這時全南海中廣闊的寂靜無比的空氣，已經被她們的嬉笑談話的聲浪衝破了。

這時候，冰場中的積雪已約有七八寸厚，有些地方的雪雖經冰場中的夫役們努力地向着場外掃除；但不到一會兒，便又是很厚的一層白雪浮在冰上。假使我不是來溜冰的話，我便很不願意這些煞風景的夫役們，把這一大片完整無損整潔無比的白雪，弄得難看的像禿子的頭皮一般。

我在着冰鞋入場之後抬頭四望，見各處都是滿積着四五寸以至七八寸厚的最可愛的白雪。這些積雪酷似肥柔的孩膚，又如委婉的美人。牠的白晳整潔和美麗，在人世間已無可以形容之詞。況且一般世人所稱頌為「白晳整潔和美麗」的美人，其實她的肉體之污穢與犬豕並無

分別自然更不能比擬白雪之萬一。所以這時我的全部靈魂已經被這白雪占奪了。

在這白雪當中，雖然間或也有污穢的人跡和車印，破壞了牠全部的白晳瑩潔美麗和完整，令人見了便生不快之感；但這並非雪之本來污點，乃是今早天明後，北平的一部分人們活動時，用其污穢沈重的鞋底和車輪，在無抵抗的自然物的雪中，蹂躪踐踏了以後的悲慘遺跡。

上面的這種情形，也正如宇宙本來純潔，但一經人類在其中活動了之後，有些地方便成污穢的世界；或廣闊美麗的平原，經過兩軍大戰後，便成爲驚心慘目的荒野一樣。因此，我又不禁地要贊頌白雪的人格之偉大，而咀咒人們的行爲之卑劣了。

當溜冰場之北不遠，便是南海中央跌坐着的瀛台，在瀛台之東北約一里便是北海中心聳立着的瓊島。這一台一島，本來都是樹木叢錯，亭閣縱橫，「高低冥迷，不知西東」的。現在再放上一層白雪，正如反披羊裘薄施膏粉的華貴美人，遠站在雪中欣賞園中的遊侶一般。

在這一片白色的籠罩之下，各樹木間均隱現着鮮紅的屋柱和牆壁，花彩的梁棟和椽木。這種錯雜的顏色，樹木、建築、和山水，「鈎心鬥角」地湊在一塊兒，便造成一種中國人歷來所特喜

特長的「錯綜式」的美觀。——雖然這種純中國古式的建築內質極不堅實，各處亦易污損，我的理智仍然是根本堅決地反對牠的。

既已說到瓊島，自然又要聯想到瓊島下漪瀾堂前的北海溜冰場了。在這裏每年都有好幾十個日本矮籍的溜冰者，而且其中有七八人每日均以長途跑冰爲職業，這種人自然都是將來一萬米溜冰賽跑的預備者。（我國人舉行之一切溜冰大會，均宜拒絕此輩。）但可惜他們對於圖樣溜冰却不在行，這既不免自己要覺得乏味，而且和溜冰娛樂的本旨也相背馳了。

我向來溜冰的舊例，入冰場後總是先學習一切自己不會的，或不純熟的新溜冰玩藝兒；然後再將自己已會的二十餘種玩藝圖樣，一一都各練習數次；最後再跑一次或二次「一口氣六十圈」（約一萬五千米）的個人長途賽跑。我這種長跑，最快的速度每次爲三十六分鐘。

我從開始學習溜冰到現在，僅僅只有去年一個冬天的工夫；但是這種成績，我自信很可以抵別人七八年的造詣。我之進步所以如此之快者，秘訣無他，只是「冒險勇進不怕摔跤」八字。——其實這八字也是我一生作任何事業的基本精神。

不過目前我國正當日禍危迫，且我東北東南之國土幾陷於淪亡之際，我們溜冰的人，更當個個都以「溜冰不忘抗日趨矮」八字爲信條。不然，就不免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謂了。

今天因爲冰場中的積雪很多，一般溜冰者都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所以我也只略地練習了些圖樣溜冰，便換鞋出場。這時緩步遊行園中，我又縱情地下細地飽餐了一點多鐘的冬雪的秀色。在遊玩之間，我雖已停止了劇烈的運動，但仍絲毫不覺得寒冷。遊畢，則仍乘自行車出園。

在歸途上我預想着今天晚間天空朗朗的明月映照在全園中的積雪上，這些雪必定要更加加的白皙瑩潔和美麗。這時候我的身子雖然繼續地慢慢在往回走，但是我的靈魂却仍然粘着遺留在園中的白雪上。到我緩緩地回家之後，已經午後三點半鐘了。

這篇文字的實感，本得於去年冬天，只因瑣事的牽掣，久久未能筆錄出來，但是這個實感又很覺得美妙，所以我也不忍隨便地就把牠棄掉。現在正是烈日當空的初夏，却來追記去冬

的和現在時令極端相反的過去感觸，這不但描寫上不能忠實，並且記憶上也不能周到，事實無可如何，也只得聽之而已。

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作者附記。

光堯散文集六種

陳光堯著

放言集
獨行集
燈蛾集
砥柱集
輝日集
明月集

以上六書，前三種各約八萬字，每冊實價六角。後三種在集稿中，將陸續付印。劉半農先生於民國十九年，爲放言集所撰序文，曾批評該書云：「處處都留存着努力的痕跡，沒一句沒一字不是用全力寫出，從沒有信筆一揮的地方。」觀此可知各書之內容。

啓明學社出版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

聊齋誌異與子不語

中國人中萬分之九九九九的人從來都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荒唐邪鄙的思想和信仰。這種思想大致可以清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和袁枚的子不語兩書來做代表。在西洋本來也有神怪的小說例如天方夜談之類；但這種書終於只是神怪有趣新穎活潑而已，牠們並沒有走入邪路。（即猥褻陰惡之類）即如中國的西遊記，便也是這一類的書，而西遊記之所以有價值，也就在這一點上。

聊齋和子不語便是兩部「邪書」，但我之所謂「邪」者並不是如向來一般迂儒們之見解，說這兩部書是「追求美人」的書。我是說這兩部書既要追求異性，便當極熱烈地正大光明地去追求；不該曖昧地鬼鬼祟祟地假設許多狐鬼神怪，來淆惑麻痺閱者的意志。因為這樣能夠把閱者引到崇拜鬼神迷信傳說的危險地步。且即就「求戀」一點而論，也會把人引誘得棄了本來可以相戀的同類之人，而去希望不可實現的異類孤鬼之來臨。這樣，更會把人弄得成爲「

永遠的失戀者，不但意志喪失，神經顛倒，希望得急切了時，說不定還會去自殺。

但是，聊齋和子不語相比，聊齋却又正大而有價值得多了。因為聊齋不特內容純粹而真摯，並且想像之豐富，文詞之優美，結構之奇巧，均非子不語所能及。（按：子不語之文章實不高明，且間或竟有別字，而所謂一代文豪一代大思想家之袁氏，其隨園詩話亦每如此，殊深可怪。）現在讀過聊齋的人很多很多，我們可以不必說牠了，下面只將子不語來說一說：

子不語這部書約略有兩個特色：一卽荒謬怪誕，二卽淫穢猥褻。前者亦卽聊齋的內容且爲人人所知，這裏無須細說。但後者則恐將爲子不語一書之特色。（子不語之猥褻，實不下於俗本的金瓶梅；而描寫之真實，則尙不及該書。）現在爲使人明瞭此書的真正內容起見，不避忌諱，特舉一例於下：

急淫自縊（見子不語續集卷下之中部）

京師香山某兵妻，嫂姑同居。嫂素淫，於後門設溺桶，伺行路之來溺者，其陰可觀，卽招入與淫。如是者有年矣。一日，嫂姑同伺門隙，有屠羊者推小車過巷，就桶而溺，其陰倍於昔之所御者。

嫂狂喜，迎入至臥榻，即解屠者下衣而俯就之。姑旁坐視，其事畢即欲往就；而屠性耐久，自午至未甫了事。腹中餓甚，索飯急，飯畢，姑以爲將及已矣，亦弛衣摩屠者之具，爲之吮啞，屠具復舉。嫂曰：「屠性猛，汝恐不勝，宜再讓我！」姑許之。同入床，嫂顛狂不休。姑情急，水流至踵，怒嫂之誑已也，往別戶自縊。於是姑之夫家訟於官，以爲被嫂磨折故死，而不知其事之可醜也。嫂之本夫街卒也，歸家見其妻神色不甯，被褥污穢，乃私自嚴鞫之，始得其情而告於官。此乾隆丙午刑部福建司承審事也。獄成，以口供穢褻不可上達，以嫂以不應重律，杖八十。

上面這段記事，不但猥褻之至，而且顯然有故意捏造過分的不近情理和事實之猥褻的地方。在我以爲「窺陰」或許有之，但一見素不相識之路人，即拉入屋中「俯就」交淫不休，以及姑之坐視不得沾潤，竟至別室自縊諸節，皆極不近情理，其爲烏有之事殆無疑義。事既烏有，本來就不該憑空去捏造；而「子不語」一書所捏造出來者，則且下流猥褻之至，這不過徒以形容作者人格思想之卑鄙墮落而已。

此外，「子不語」中的這一類的猥褻文字還是多得舉不勝舉，其所以如此者，乃因本書的作者

袁枚，即爲一極端猥褻之人也。袁氏雖爲清時一大文豪，一大怪傑，一大思想家，然而一生縱情聲色，尤好男風，醜聲穢行，殆無可名狀。以這種猥褻的性情，來描寫這種猥褻的小說，自亦爲當然的事了。——按：子不語中如：鴨嬖，常熟程生，義犬附魂，蔡京後身，石男，假女，風流具，多官……等數十篇文字，便都是袁氏好「男色」之個性的表現。

又，向來聊齋和子不語兩書的讀者中，大多數都是讀書人，而且一般讀書人，多半都把這兩部書看得如同聖經至寶一樣。從這一點上，更可以證明中國的讀書人腦海中盤據的狐鬼荒唐和穢褻邪鄙之思想最多。讀書人本來是國家的命脈，中國的命脈如此，則中國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先父陳曉耘先生傳略

先生諱毅字曉耘，晚年別署農亞，祖籍福建龍溪，因居陝西城固久，遂入城固籍。先生生於民國紀元前五十二年國曆三月三十一日早十時，歿於民國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早九時四十分，計享壽六十八歲。

先生有子女六人，長子陳疇，長於經史及詞章，於去夏病故；長女適本邑盧氏，亦早故；次子早夭；予爲三子；次女及四子，現均在大中學讀書，尙未成人也。

先生之學問，邃金石，精雕刻，兼治醫學書畫。所繪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無不如生，尤其二蟹橫行出土，蘭草得未曾有。獨惜先生必盡焚之，不肯示人，殊爲遺憾。至於先生書法，更能會合古今各書體之長於一爐而自成一家。且行書尤善，在北方士林中，多有以「南康北陳」並稱者，或有謂「爲康有爲所不及」者。（先生書法較康書似多金石意味。）惟楷書則非所喜，且亦極鄙薄楷書，謂係「字匠之學」，故人鮮有見其楷書者。但偶一爲之，則鐵畫銀鈎，有如鑄就，在古藝林中亦

爲少有。

先生之書法見解甚高，常謂書法遠不如繪畫有價值，故作書亦須如繪畫；否則失藝術價值，將不值人之一看。對於近人及近古人，甚稱贊康有爲、于右任、鄭孝胥諸人之書法；而於李瑞清（即清道人）輩則攻擊甚力，謂其字全係描抹而成，俗不可法。對於古代書體，則必推崇大小篆及鐘鼎古文，謂學書而不習此，不考金石，其字必俗鄙惡劣無「美」可言，反不如不學書而從事於他種學問之研究爲愈也。

先生言語剛斷，聲音宏亮，片語可以決事。生平尤酷好交友，家中常川居留之士輒達一席。數百金之財物，親友可以隨便攜取，而不求歸還。總計一生之消耗於親友者，殆不下十餘萬金；然晚年受困，卒無怨言。先生出身「科第」，詞章絕工，而極鄙棄詞章，謂之爲「末道」。對於社會之改良，政治之革新，則頗感興趣。其議論縱橫，尤爲人所難及。蓋先生固一熱心之經世家也。

先生之生活，飲酒賦詩，品簫吹竹，皆殊絕於人，烹飪既極精美，搏戰更稱無敵。雖目短於視，而神經至爲銳敏，思想亦至精密，雖年富力強之少年人，猶遠不及。惟性急而善罵世，故常有得罪於

人之處然其人一與先生接談則先生必忘恨而愛其才矣至於先生之細行絕技可以追述者殆亦罄竹難書；但皆如其書畫然，不肯令之流傳，以致無從徵信，爲可痛耳。

惟先生性情過於孤高，落落不與世合。既不求聞達，尤不喜以淺易之書法名世，居常自謂「須讀書習字過八十歲後，方爲人作文作書。」故人之求書者，往往不能得其隻字，且間有並求書之紙墨亦遺失者。雖然，先生亦因此頗招外人之怨，且使先生在普通人心目中之名望亦晦；而一般俗鄙之賣笑字匠，在社會上且反較先生爲馳名矣。

先生自幼至老，身體均極強健，雖年逼七十，而健壯如四十許人（自己亦料可活百歲，但一生皮氣過於急燥，尤喜諷世罵人）。無論冬夏，每晨約四五時即起，稍事動作並進飲食後，即從事於金石或書畫之研究，蓋預備在十年後以所學問世也。

先生履歷：初曾爲第一屆國會民黨參議員，後又護法廣東，充大元帥府參議，前後奔走革命多年。至十三年春，中山先生在北平病逝後，當時先生亦在平，即自書約一丈見方之「生民未有」四六字，擬將來往南京謁總理陵墓時贈之。不意於十六年秋季，先生因受生活壓迫，而予亦年

幼未能奉養，致先生竟憂勞而逝，嗚呼傷哉。

總之，先生一生力學不矜之抱負未遂，固不僅為先生之遺憾，為予之不幸，實亦中國書畫界之不幸也。

二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茲將先生

遺墨遺影

附刊一二

於下，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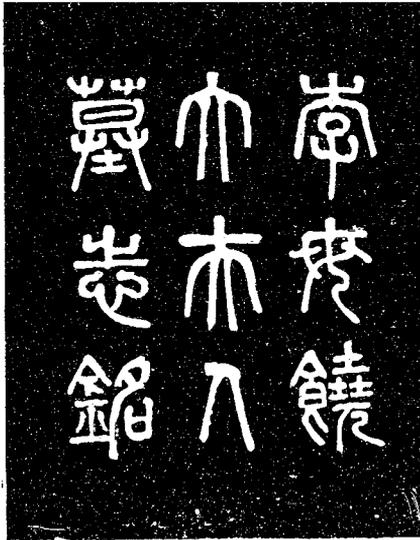
李太夫人

墓誌銘篆

蓋，則先生

代筆也。

先生之篆書



先 生 之 楷 書

李母鏡水夫人墓志銘

銓杭章炳麟撰城固陳叔書石香山孫文著蓋

太夫人榮慶鏡氏處士文智之女溫江處士李傑之妻
國會議員國定之母也少則見其柔也適人見其端也老
見其明也年七十一始入民國明年國定以避光緒實直
索氏死政多資國會全鏡則自遠道致言以成項之國定
以章籍見遂歸成都不自安則又身終養以存廉膝復之
徽縣是知其免於危也及廣東建府政府國定以大元帥
命後四川勞刺雲南陔署靖國第二軍總司令則鏡以大
僑母輕任兵即辭去故西南數省雖交揮而國定未嘗故
註誤凡所以順較于姓者其見嘗先人如此比嘗眾其有
肝也擊事俾遺鮮不入口嘗以膳上是以老佃至八十
一而怒則民國十一年三月也子三人長即國定次國柱
次國綱孫九人元白于徐亦在季烈于憲于觀于萬于致
于城曾孫一人無藩其年夏麻八月補於夫之兆國定以
伏告其友章炳麟炳麟自報政府時害使雲南而國定適
道授唐繼堯元帥印以是知其始適為銘曰
是維先識其成也以吾山故為鄉部式茲高味息微之於
覽值

民國十一年夏麻八月

男國定因柱國綱勒石

孫章炳麟李元九刻

先 生 之 行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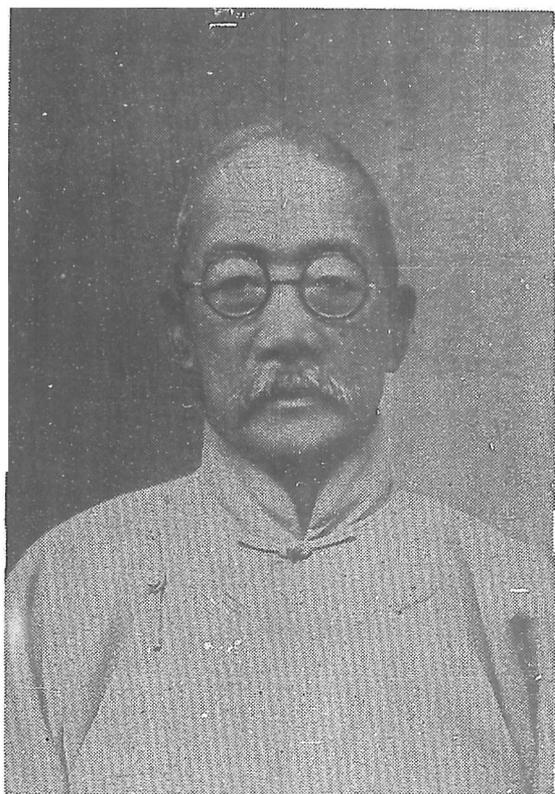
春華秋月何時了
往事如夢
多少心機
昨夜又東風
吹雨
不
堪回首
月如中
雕閣玉砌
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
問君
意

乃我每愁恰是
一江春水向東流

伯英
鐫世台補壁
裝重版錄李逸主刻



先生六十八歲時遺影



胡適之先生的偉大

胡適之先生真可以算是中國古今來文人中極偉大的人物了。蔡元培先生在給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做的序中說：「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積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這確實不是瞎恭維的話。雖然現在有一部分青年人，已嫌胡氏的思想稍舊，不能再繼續維新；但這話即使完全確實，我以為其影響也決不如孔老墨孟諸人的所偏所短爲害之大。

胡氏的別的成绩勤勞且不必說，即就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此書精義妙語多不勝計，殆無一字不重要者，謂爲「無價之寶」亦無不可）和幾部胡適文存（此書現在已出百餘萬字，所討論問題範圍之廣，爲中國歷來一切文人之文集所未有。胡氏之文學革命論亦在其中）而論，便可把「生民未有」四個字的大頭銜抬到胡氏的頭上來了。本來孫中山先生是全中國「

生民未有」的大人物但胡氏是文人也可以稱爲「中國文學界的生民未有」罷。

胡氏又常說：「爲學須如金字塔，要能廣博要能高；」其實胡氏的學問也正和這金字塔相彷彿。中國人論人，向來本有兩種特性：一種是「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勢利性；另一種則是無熱情而好妒忌的「爲我性」。胡氏我本不敢說他是沒有一點短處的聖人；但就胡氏現在的學問而論，只要誰能夠作到他這個地步，便已是很不易得的幸事了。

附按：我和胡適之先生雖然認識，但他並沒有絲毫幫過我的忙；現在也不是因爲要他幫我的甚麼忙，才寫這種恭維他的文字。我寫此文，完全是因爲讀了胡氏著作後的感想所促成。胡氏的著作銷行很廣，是否值得這樣批評，這樣批評又是否爲「錦上添花」的拍馬文字，有識者自然知道，是無須我在這裏多辯的。

二十年七月三十日。

中國文字之起源

中國文字（漢字下同）發源於何時實不可知，然就大略言之，似當在五帝時代。茲略述其梗概於下：

自來一般言中國文字之起源者，類皆推結繩畫卦爲初祖。然而結繩實不過爲一種極簡陋拙劣之符號，僅能以其結之大小，記其事之巨細，並不能明示事之內容。且歷時稍久，積事稍多，必至互相混雜，效力全失。故繩結之作用，亦不過略如近世通用的可以作警號之「鬧鐘」等物而已。與文字之性質絕對不同，且距造作文字之時期亦尙遠也。至於畫卦，以八卦演爲六十四卦，雖能將結繩之暫時的記事作用，進化爲永久的記事作用；然而卦數太少，所能代表之意思，與結繩究竟相差無幾。即認此種卦形爲文字，然一民族（即漢族）當時僅有此數十字，亦爲一大笑話。若再依易經所說：此六十四卦已「包含萬象」如是，則一卦包含之事物便有多種，結果又與結繩記事之糾葛不清相同矣。且畫卦之筆畫有橫而無豎，亦與一般漢字之構造斷然不同。據此而

觀則畫卦之不能卽算爲文字亦明甚矣。

與結繩畫卦同時或稍後興起爲記事之用者，則爲文字畫，文字畫大約爲書契之初體，亦卽中國文字之起源也。惟相傳多官稱書契爲黃帝之史官蒼頡所作，而蒼頡之時代又復傳說不一：有謂在伏羲之前者，有謂在神農之際者，有謂在黃帝之時者，議論紛紜，莫宗一是。不特此也，且有謂蒼頡「生而能書」，爲「四目龍顏之聖皇」，其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種種可笑的荒誕無稽之傳說。然而蒼頡是否果有其人，實尙爲一問題，更無所論於蒼頡之時代，及其是否造字之問題矣。蓋近人有謂「蒼頡」二字卽「創契」之轉聲，並非真有其人，所謂「蒼頡」者，卽是將創造書契之時代擬以人名而已，與庖犧（一作「伏羲」）之爲遊牧時代，神農之爲農耕時代的象徵實同，此說頗爲近理。因時代愈後，傳說中之中心人物遂愈放愈大，或至不可究詰，古今中外固皆如是也。

然則，中國最初之文字爲誰所造，竟不可知乎？曰不可知也。蓋文字者原藉符號以達意爲人所共需，故可同力創造，以應須要。此乃出於自然必然之情勢，決非其他可有可無之事物，可由

一二私人發明創造以炫巧專利者可比且文字之初祖爲圖畫初民之知識固然簡陋然見山畫山之略形見水畫水之略形以及其他種種之描摹乃爲人人所共能並不須造字家之指示訓告此正與今日不識字之小兒能在牆上地上隨便塗抹圖形以及成人人人均有其私用之符號而不爲他人所曉者之情形相似故最初之文字不能謂爲誰人所造且亦不能謂衆人必待聖賢教導而後才知用文字也不過若有一聰明而有毅力之人能費苦心將各地散漫無序之私人符號及公用符號集在一處（如漢揚雄之搜集方言是）加以注解再向各地努力宣傳如是則一個私人之符號便成爲各地公用之符號而搜集此符號者亦隨之大大出名古來所謂之「造字家」除少數爲數個造字者之代表人外餘皆此項搜集整理文字之人也。

至於中國文字究竟起源於何時亦不能定言據沈兼士先生略云：「在文字尙未發明以前用一種粗笨之圖畫來表示事物者就叫做「文字畫」就見於記載者言如虞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左傳云：夏禹「鑄鼎象物」大約這兩個「象」字便都是一種「文字畫」（原文大意如此詳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一期沈氏的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究一文中）據此可

知虞夏時代已有極簡陋之文字了，不過堯舜均爲禪讓之君主，唐之去夏不過約爲一百四五十年，去虞更不過只四五十年，故此項文字畫大約在唐代以前或亦有之。此予之所以謂中國文字之起源約在五帝時代也。

二十年七月十日

光堯雜著四種 陳光堯著

啓明學社出版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

新文字運動史料集

此書係集近三十年來國人鼓吹改革漢字之言論多篇而成。全書約十餘萬字，現在印刷中。

漢族姓氏研究

此書研究漢族姓氏之一切問題甚詳，爲姓氏學中之第一部著作。全書約四萬字，現在印刷中。

建西安爲陪都論

此書詳述西安在我國歷史，地理，政治，軍事種種方面之關係，及可爲陪都之理由。全書約七萬字，現在整理中。

西京之現況

此書內分二十八門，西京之現況俱備於斯。附文十篇，並插銅版圖像多種，極便閱覽。全書約八萬字，價七角。

中國文字學宜注意

近年來中國的語體文進步很快，成績也很好，不但一般青年都能做流利如意的文章，就是兒童們的作品也很明白可觀。這種現象和前清的秀才、童生們的作品相較，真不異天壤之別。不過却有一點遺憾，就是現代青年們的文章裏，別字、錯字，既然很多，而字義誤用之處尤復不少。這種現象，我們說句良心話，前清時秀才、童生們的作品裏，却似乎不會多見。

考其所以如此者，乃因語體文淺而易學，且經胡適之諸學者努力提倡過，所以嗜者甚多，而成就亦易。但是，中國的漢字決不與英法等國文字相同，英法文字爲拼音制，作者可以按語爲文；中國漢字多爲象形制，即使按語爲文，亦仍須兼習文字學（因漢字與義甚繁，而且同音異義者極多），不然，稍不謹慎，便要寫出別字或錯字來。

總之，中國的文字學一事，以前固然沒有經人如胡適之諸先生提倡語體文一般地來提倡；即使有人來努力提倡，也不容易爲一般青年兒童所歡迎。因爲研究語體文很容易，而研究文字

學則極困難故。然而，現代青年們的文章裏別字錯字之多，却是不可掩諱的事實，而這事實又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中國的文字學就不可輕視了。

爲謀現代文學本身和一般文人技能之健全起見，所以我很堅決地主張中國人對國中國的文字學（實即漢字學）應當加以注意。否則語體文就是做得怎樣地流利漂亮；但是別字連篇，字義誤用，令人見了還是只能批評一個「醜」字。

二十年七月十一日

詩歌與韻律的關係

韻律與詩歌的關係，大致和影子對於形體一樣。做詩歌時用韻的得當與否，與其詩之好壞實大有關係。我個人雖不主張凡詩必須有韻，但我以為只要在「自然」和「可能」的兩個條件之下，韻律是應該講究的。換言之，也就是只要不因韻害「詞」，或因韻害「意」，或因韻害詩之「自然」，這樣，講韻仍然是最好的方法。其理由如下：

第一，詩的最初的胚胎本是民謠，這民謠則是從全人類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等情感中產生出來的。詩經的序文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漢書藝文志載班固之言曰：「籥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可見詩歌在歷史上，無論古今，亦無論其性質之爲喜、怒、哀、懼、愛、惡、欲，總不離乎歌咏；既要歌咏，便不能離開韻律了。再直截了當地說，也就是使詩歌而完全沒有韻律，或不能在人口頭上歌咏，便亦不成其爲詩歌矣。

次就各種文學的體裁而論，詩歌和韻律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詩歌和普通文章的不同之點，最要就在於牠們的韻律之有無。假使詩歌完全沒有韻律，則此種詩歌便與散文相似或相併，而且將詩歌的領域自行喪失，詩歌的特點也自行放棄了。俗有所謂「散文詩」者，固然也有真詩，但多半都是將散文仿照詩歌的格調排列出來。實際上牠們並沒有有韻律的詩歌美，更沒有有韻律的詩歌感人的力量大，所以這種詩究竟不是詩的上乘。

又，詩歌在全人類的觀察中，彷彿總較普通文章為高雅。其原因就在於詩歌純粹係由情感中產出，不但詞句美麗，結構緊俏，並且有抑揚頓挫的聲調，清朗美妙的韻律，竟成一種音樂式的語言。使歌者聽者均能耳悅心快，直入化境。至於無韻的普通文章，雖其中也有情感之作，但大多數總是注重理智，或為世俗塵務之物。所以普通文章和詩歌來相比，就不免有凡人看天仙之感了。

總之，詩材與韻律，大致也如同歌詞和節奏一樣。若有優美的歌詞，而不懂得節奏，那便成為購唱，聽者不但不感興趣，並且要生厭惡。詩材雖好，而完全沒有韻律來駕馭，或者用韻不能自然，

這詩便如唱走了「板」的舊戲詞一樣，欲不招人厭，恐亦不可得也。歐洲某詩人有論「詩歌之韻律」的一段話，說得最爲肯當，他說：「韻律是韻文的舵，韻文好像船，牠便指示其進路。」這很可見韻律對於詩歌的關係。

二十年八月二日。

民衆文藝叢書六種

陳光堉著

啓明學社出版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

民衆文藝論集

此書內有著者關於中國民衆文藝之重要論文十餘篇，其第一篇爲編著「中國民衆文藝全書」之計劃，尤有價值。全書約八萬字，實價六角。

中國的技巧文藝

諺語，謎語，歇後語，拗口語等等，均爲中國之技巧文藝。此書對於是項文藝敘述甚詳，現在整理文稿中。

歇後語選錄

此書內有中國南北各省各地之歇後語共一千六七百則，現亦在印刷中。

拗口語選錄

此書內有中國南北各省各地之拗口語共一百六十七則，現亦在印刷中。

拗口語研究

此書研究拗口語之一切問題甚詳，計約四萬字。現亦在印刷中。

江蘇民曲選

此書內收有江蘇民間之戀情小曲百餘闕，計約六萬字，現亦在印刷中。

此外著者尚有謎語研究，歇後語研究，及民衆文藝論等書，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及印刷中。

白話文的質和量

現在論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優劣，如果就「難懂」或「不普及」兩點上說我個人自然是
非常厭惡文言文而喜歡白話文的；但是，若就內容或質料上說，現在（只是「現在」將來得看
事實又作別論）我的態度，分別得就不如是之嚴明了。

因為文言文中壞的東西固然很多，但現在流傳的文言文多為古時文人成了名以後用心
作的文章，這種文章惟一的特長就是「質多量少」。（自然也有別的壞處。現在人做的文言文，
大致都是模仿古人之作，固然無甚佳趣，但所幸「量」還不多，閱者即無所得，亦無大損。至於現
在的白話文，因為容易做之故，所以作者非常冗雜，除過老於此道的人的作品外，多半就不免有
「量多質少」的現象了。

按：現在的青年，人人多知道作白話文的須要；但是，自己能學胡適之諸先生所作白話文之
言之有物精義宏多清晰流利明白漂亮者却不多見，而這種流弊，尤以女性的作品為甚。

但上面這話並不是說白話文中的虛字助詞等太多，也不是說現在的青年做不好白話文，乃是說現在的白話文作者多半不知選擇和鍛鍊文詞，不知用經濟和技巧的方法來寫文章。他們只是隨便地順筆直寫，因此就有些不必上紙的廢話，他們也都寫在紙上了。這樣，作者既徒勞，而閱者亦費力（如精力時間以及金錢上的損失等），實在是很不合算的事。

所以這樣說者，乃是因為白話文和白話並不完全相同：白話是純粹的語言，說時比較可以隨便些；白話文却是一種由白話選鍊而成的文章，所以文詞要加以推敲，廢話尤不可太多。以上是說白話文的作法。至於白話文的真正價值，自然遠非文言文所能比擬，這已是不必說的公論，如果再說，也就成爲廢話了。

二十年八月三日

近年來的國學界

近年來國學界中似乎有一種趨勢這種趨勢就是凡關於國學的論文問題總要生僻如果連題目都令人不容易看懂，那自然更是好文章了。因為問題既僻，雖博學者亦常可以嚇住，至於常人之可被其所「震」更不必說了。所以這種論文既可以表示作者自己之淵博（？），又可以提高刊物本身之聲價（？）。這樣，作者和刊物兩方面也更樂於如此了。

但這樣的結果，大致却是唐朝某省某縣某村的無名農夫李某，屁股上生了一個赤痣計長一分二厘，闊一分，高亦一分，亦為現在的學者所共知。又明朝某省某縣某街的賣豆腐的老張，也被現在的學者替他很辛苦地做了一本很厚的行述和年表云。

不過上面這話，並不是說國人不應作專門一得的精深研究。是說中國學者歷來就很少具體的概括的巨大著作（尤其是「縱」的方面）。他們多半只能偶然地就一指一爪加以談論；而對於某問題的全體概況，則噤若寒蟬，望而生畏。梁啓超氏說：「我國研究學問之法，本與泰西不同。

我國學者憑冥想，敢武斷好作囫圇之詞，持無系統之說，否則注釋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作主張，「真是確論。」

又按：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糟糕惡劣者甚多，惟列國及戰國時諸子百家之說則頗昌明，殆爲自清以前中國學術思想界未有的好現象。其所以如此者，卽因當時人思想學說上有極大之自由，雖有孟子的所謂「息邪說放楊墨」的勾當，但是，楊墨許行等人學說在當時之盛行，並不稍弱於孔孟之道。及至漢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後，中國的文人學者無論自己，有無思想，便人人都先以「防微杜漸」四字爲自己一切言行之信條；對於他人思想之較爲新穎者，則認爲「異端」而盲加反對。因此，中國人的思想之路遂愈走愈狹，其害乃至於不堪設想。以前國人的思想如此，學術當然亦復如此，故「防微杜漸」及「反對新說」八字，實可謂爲國學之蠱賊。

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文入是否有才能

中國舊日的文人之僅長於詩文者，人便稱爲「有才」，並且視若「萬能」，而對於思想家却反不甚注意，這實在是大大的錯了。長於詩文固然也可以算是「有才」，但只能說是有「詩才」。「文才」決不能以爲「才能」，就是「詩文」因爲「才」「能」的範圍非常之廣，僅僅「詩」「文」兩事，是不能代表「才」「能」的。

例如舊日的那般狀元鼎甲們，除過讀書作文，「詩云」「子曰」地呻吟着而外，不但無他長而且多半亦無別的膚淺之知識。這種人稱之爲「酒囊飯袋」，或者且無不可，更無所論於「才」「不才」和「能」「不能」了。

至於真正可以稱爲「有才」「有能」的大足爲人欽佩的思想家，不但被國人所忽視，而且每每爲國人所厭惡。卽如楊墨許行等人，賢如孟子且斥之爲「邪說」，（按：孟子本亦好排斥與自己意見不同者）下至申不害韓非輩之學說，更爲人人所非難矣。

上面這種趨勢愈盛，則中國受害亦愈深，其最終結果，乃是造成一死氣沉沉之六朝時代，決不足以企望生氣勃勃之戰國時代也。——但這是就「思想」方面說，並不是就「政治」和「戰爭」上說。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簡字叢書四種

陳光堯著

簡字方案

此書約七萬字，已於十六年出售，現擬收回改編後自行出版。

中華簡字表

此表現在修改中，內有簡字五千個，別體簡字約一萬個，全書約二十萬字。

簡字論集

此書約八萬字，已於二十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現擬收回自印。

簡字論集續

此書亦約八萬字，由啓明學社出版，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

啓明學社出版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

古代偽書多的原因

中國春秋和戰國時代的諸子書，思想自由，議論縱橫，其價值本在歷來的一切經書之上。不過子書中的偽書最多，常有一書其中十分之九都非本人之思想者，即如管子關尹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等，皆其明例也。

這種偽書製造的原因據胡適之先生說有二種第一種是自己有主張要宣佈但恐怕人微言輕，不見信用，故假託古人的名字以求實行。第二種是自漢以來，歷代朝廷和王公們常有重金徵求遺書的資格，有一種讀書人因此便僞撰古書來騙錢。前者康有為稱爲「託古改制」後者胡適之稱爲「託古發財」。

但是，君子不能欺之不以其方。這些作偽書的人自己只知高談主張，或者沆瀣篇幅，而對於「事實」一方面却不甚注意。於是乎如莊子可以見他生之前百餘年的魯哀公，管仲可以談他死之後百餘年的西施……等等笑話便都出來了。作僞如此，固已拙之甚者；而鑒賞者不察，則尤陋之極者矣。

二十年四月一日。

呂氏春秋的修改問題

相傳秦國的宰相呂不韋教他門下的衆食客爲他所作呂氏春秋一書脫稿後，便張佈在咸陽市門，懸重金於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卽給以千金之重酬云云。這若老實認真地說起來，便是一般讀書人們暴發大財的好機會。因爲呂氏春秋無論怎樣高明，觀者中必不乏博學之士，稍將原文加以推敲，也可以改易數字；要是因賞金之故，誠心下細地將原文加以咬嚼和挑剔，則可以改易的地方更多了。

但是，事實却又不然，據說當時並沒有人出來將原文增損或改易一字，這或者也許因爲當時人畏不韋之勢，（方孝儒說）或「拍」不韋之「馬」而然；那麼，則呂不韋之扭捏作態和賣弄手段，是很明顯的了。（唐太宗之縱死囚歸家，大致也是如此。）如不然，則呂不韋度量之大，揮霍之豪，恐將爲千古所未有。再不然，則記此事的史家記事鋪張之罪，又必不免矣。

二十年四月一日

老子思想的矛盾

老子極力反對智識，（註）本來也是當時連年戰爭天下騷然的混亂時勢所使然，這一點我們可以原諒他。但是，老子本人即爲一大思想家，亦即一大智識者，以智識者而反對一般之智識，老子本人能不啞然失笑麼？況且老子本爲當時混亂時勢的天字第一號的大反抗者，而他却教人莫要「爲天下先」，這差不多也和他反對智識是一樣地矛盾。

註：老子說「……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治。」這是說：最高尚的道，是那「無名之朴。」後來事物制有名字，知識遂漸漸發達；民智日開，作僞行惡的本領也更大。了。天下之亂而不治，原卽在此云。

固然主張「無爲」的智識和「反對天下競進」的倡說在老子自己或者以爲非一般人。之因智作惡，及立異以疲天下之「智識」之「爲天下先」可比；但其爲「智識」其爲「天下先」則一。老子對於這一點既未明白分清，所以言行就不免自相矛盾了。二十年四月一日

孟子的無的放矢

孟子滕文公篇，記陳相對孟子之言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賈（同「價」）不二，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孟子却答道：「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卽十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

孟子的這「巨屨小屨同賈」一語，對陳相原言頗有「無的放矢」的嫌疑。雖然後世注解孟子書者，圓潤此語中的「巨屨」爲比精美，「小屨」爲比相惡；但是，孟子素爲一最會用「明白」比喻的人，（孟子七篇中，比喻觸目皆是，）這裏當無圖圖其說以至於此之理。

所以，我以爲孟子的「惡能治國家」一語之後，陳相必定還有「我是說屨的大小若相同，則價也相同，並不是說大屨與小屨同價」的追加說明和駁詰；但是此章的原文却終止了。這樣辦法，固然是孟子門人筆記師言時的「隱惡」政策；不過君子倒底不能欺之，不以其方，本欲文過，適以彰非，於此亦大可見儒門弟子才識之拙陋矣。

二十年四月一日。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

老子的思想本極頹廢柔弱而且會遭大害於中國但是實際上他却確實是中國古今來的第一個大思想家。老子以後，中國人的思想，多半都是受了老子的影響的；至於儒家以及諸子的思想，中國人腦海中所存者，共總不過一小半而已。

孔子的思想與老子比較，便覺得有幼稚和無聊的地方。即以可以代表孔子思想的論語一書而論，其中所載固然不乏有價值有深意的見解；但多半却都是些極其瑣屑的小事，和極其無聊的廢話，實在沒有刊行的價值。

欲求中國古代哲學家思想之比較有用者，還當推墨子（「別墨」亦在內）荀子、孟子等人。不過這也是「不得其上則求其次」的說法，例如墨子的迷信「天鬼」，荀子的反對「進化」論，孟子的極端尊儒（「儒」非全不可尊，但若極端尊儒，流弊便很大了），這便都是很不好

的思想。

二十年四月一日。

中國儒家的謬見

荀卿性惡篇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此「偽」字，胡適之先生說是「人爲」的意思。（詳見胡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三百十五頁。又按：「偽」字本是「人」「爲」二字的會意字。）蓋言人的天性本來是惡的，其人性也有善者，那便是「人力造成」的了。

後來一般儒者讀了這一句，把「偽」字誤做「真偽」的「偽」，便大罵荀卿，不肯再往下去讀了。這固然是那一般儒者之鄙陋無學所使然；但是，一般中國文人之專愛受人恭維，不願聽人指點，只要片面見解，不受「他山之助」等等劣根性，亦從此昭然若揭矣。

上面這種自是而不要善的劣根性，便是「人性本惡」說之一眼前明證。所以凡讀荀卿的「人之性惡，其善者爲也」一語，而自不悅，並大不以為然者，他自己已早爲荀卿「性惡」學說之俘虜了。

二十年四月一日。

一切宗教的欺人

耶蘇大致是一個好人，他的人格我向來也是很敬仰的。（耶蘇教也有一個最好的主要教條，就是「悔過自新」；但我向來却信仰任何之宗教。）但是，我對於歷來的一般信奉耶蘇的教徒們，却實在很看不起。我平素最厭惡後世的人，因為要利用前代的人，遂不惜牽強附會，為古人捏造種種烏有之事實，以為自己號召之工具。我所以看不起歷來的一般教徒，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尤其是一般耶教徒們說：「耶蘇死後三日精神復生，四十日當衆升天，」和「一般人死後都要受上帝審判，分入於天堂地獄之中，」等說為最荒謬。因為這些話即不算為「憑空捏造」，極端客氣地說，也只是一種個人信仰上的幻想和盲從，絕對沒有絲毫實在的科學上的證據。如果說這些事情要人死後才能體驗；但是，人死了後不能復生來親自證明，則這些事還是不能令人相信。

至於耶教徒們說：「耶穌的眼睛時時都監視着世人們的行動耳朵也時時在聽着世人們的說話」云云，這更把耶穌說成一個好管他人間事的小人，這樣，則耶穌被人鄙棄之不暇，更無所用其信仰了。若謂耶穌之監視世人，是要世人爲善去惡，則他們既說：「人爲上帝所造，耶穌又是上帝的愛子，」那麼，耶穌爲甚麼不勸上帝根本就世上的人都造成爲極好的善人呢？耶穌既不能使世上的人盡皆爲善，又何能監視一般惡人之言行促其去惡爲善呢？

以上這幾個問題，耶教徒們如果不能作科學式的解答，便無異於親自證明耶穌價值之破產名譽之掃地了。此外，其他的各種任何宗教之荒唐矛盾，欺人欺己，和這也正是「一邱之貉」無須多說。所以宗教者，荒唐矛盾欺人欺己之事也；不荒唐矛盾欺人欺己，亦不足以言宗教。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

中西借錢之不同

「借錢」真是一個可以嚇人而又容易傷感情的話。有許多禮貌可親的好人，一遇到親戚或朋友談到想向他「借錢」的話，則十之八九未有不突然色變而且厭惡萬狀者。

但「借錢」之難易，也有中外之不同：中國人向來對於親友之來借錢者，自己如不是「一毛不拔」的守財奴，大致總是借而不求其還；但也因為不要歸還之故，所以雖有餘錢也不肯多借。換言之，也就是自己對於這種借款，已完全認為與白扔給乞丐者無異。這樣，不但與借錢的人無甚益處，而且實在是對於借錢人的一種重大侮辱。

至於歐美，人便大不然了：他們對於親友之來借錢者，如無特殊的困難情形，大致總是借而願還，但也肯盡自己的力量斟酌多借。這樣，借錢與人者自身既無損，而借人錢者受益却無窮，（如能救急能助成事業等是）並且於雙方的人格均絲毫無損，（註）所以實在是最好的辦法。但是，這又豈能望於一般性情特殊無可救藥的中國人呢？

註：借錢要還並不是甚麼卑鄙的事，而且借錢與人如不索利息，已經便是一種德惠了。

結婚對於事業的障礙

我因爲自己嗜好簡體漢字和民衆文藝甚深之故所以簡體漢字和民衆文藝便占據了我的腦海的全部，而且成了我的惟一的戀愛者了。又因爲這個緣故，遂使我對於一切別的甚麼事情，多半都不感覺興趣。卽如我現在已經行年廿五了，而對於「妻」「子」這兩個問題，却尙不會理會，這便是一個重要的明例。

但是，上述種種也並非我有絲毫的獨身主義之趨向，乃因自己鑒於近年來一般未婚者之營營於求戀，和已婚者之瑣瑣於「兒女」這兩種人之犧牲時間損害事業都至可痛惜；所以我在自己的學問事業尙無所成就之期間，便不敢再蹈這種覆轍了。

本來，中國向來就有一種很壞的「早婚」之俗，大致這種早婚的人年尙未滿二十，而子女便每已成羣結隊地擺在面前了。如果人類生存的職志只是繁殖或傳種，與禽獸完全無異；那麼，這種「早婚」的風俗也未嘗不可以擁護。雖然他們所傳的種子，多半都是冥頑如鹿豕，卑怯如

狗鼠較普通的禽獸還要低劣幾等然而大體上總還可以算是禽獸所以這裏也就不必多加責難了。

但在此要聲明一下就是我的本意並非主張男女任何方面的獨身主義而且平素就極端地反對這種主義；不過男女雙方結婚之遲早，在相當的限度之內儘可自由便了。假如是自己有學問欲和事業欲的人，那麼，結婚就不妨稍遲一點因為結婚對於學問事業之便利少而障礙多，這是毫無疑義的事。

二十年六月二十日

現代女子的獨身主義

「獨身主義」大致可以算是一種空談近十餘年來有少數的女人們起初每每總喜歡高唱這種主義，彷彿不勝其神潔自主的樣子。這種人的這種態度，如果能始終一致，不為環境所化，即使其主張錯誤，而其精神也還足以令人佩服。但是，事實却不如此：這種所謂抱「獨身主義」的女人們，後來每每還是為人作妻，或且口是心非，同時在暗中依然進行其戀愛的步驟，其能心口如一始終「獨身」者實在很少。

這種女人之終於不能「獨身」本來原是她們後來的覺悟，但是覺悟的人若過於多了，則「獨身主義」之不近「人情」並為「事實」所不許，也便成為極通常極普遍之常識了。這樣，有一般女子却仍然要抱「獨身主義」，便是扭捏作態；既抱了「獨身主義」而又不能始終一致，亦大足令人齒冷。即使當事的本人有一千張嘴來巧辯，這兩個責任也必得担承一個。女子做事，除少數的例外而外，多半都是如此，是亦大足令人惋惜矣。

二十年六月二十日。

中國人的臉子

中國人對於自己的臉子彷彿都極重視而且非常之憐惜所以有十分之八九的中國人不論甚麼時候，一遇到相面的，總要令其大相特相。要是見了鏡子，更不肯輕易地放過，也要照而又照，看了又看，對這鏡子大有戀戀不捨之慨。

因此，就有一種投機的外國賣藥者專利用這種心理化上一點少數的金錢（這種宣傳費本來也是很多的，但比較由這種宣傳賺進來的錢便少而又少了），把這種人的「尊範」在各種刊物上刊登出來。並附白曰：「本人服務某處，因積勞患某病多年，前後服藥數百千種，均不見效；自服某大藥房某藥後，積疾竟霍然全愈。心中感激無似，特為鳴謝，以報大德」云云。這樣地宣傳，鳴謝者既有姓名住址，又有官銜相片為證，即未吃過他的藥，也大足為他作招搖撞騙的好資料了。

但從此就有許多愛出風頭愛賣弄自己「尊範」的人（雖然他也許是獐首鼠目的庸人）

無論他是否吃過某藥房的某藥，或吃過某藥之是否有效；却總是把他的相片寄到某藥房去，說他「吃了該藥房的某藥如何有效，心中如何感激，故特致函鳴謝」云云。這換一句話說，也就是他閉住眼睛昧了良心，把賣藥者瞎恭維一上頓，只求賣藥者把他的那副「尊範」在各刊物上登出來便算對了。

總之，這種中國人幹的這種勾當名雖為給藥房道謝而實在却是賣自己的那副醜臉子再進一步說，更是騙誘許多同胞上外國奸商們的大當。因為在情理上，凡是吃了某藥，如果真有奇效，而且真感激得非說出來不可；那麼，給賣藥人寫一封「道謝」的信也就儘夠了。但無論如何，總與自己的「臉子」無關，所以毫無寄登自己的相片之必要也。

二十年七月十日。

論戀愛的四要素

近年來一般人常說：金錢、勢力、美貌、才名四者爲戀愛勝利之要素。這話是就普通全般的情形說的。如果這四種資格一一俱備，那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但是，事實却每每不能如此。要是分開來說，「才名」一項，其實只限於有知識學問的婦女；此外，一般的婦女，大致年少者多半愛「貌」，年老者便多半愛「財」愛「勢」了。

因爲我曾看見過許多的少女少婦，她們對於單只衣服闊綽聲勢喧赫的過路人，並不甚注意；而對於年輕貌美者，無論其爲貧爲富，每每必注目視之，彷彿該人與自己大有關係者然，決不僅認爲一普通之「過路人」而已。至於中年老年之婦女，因爲她們多已受過人生之教訓，嘗過經濟上之苦辣，所以無論其爲本人選夫，或爲戚女擇婿，殆無不以金錢勢力爲前提矣。

若論我個人的鄙見，則以爲女性無論愛「才」或愛「貌」，（如卓文君和賈充女等人是）這都是很神聖的愛；至於愛「財」愛「勢」已直是下流的卑劣勾當，「戀愛」尙且談不到，更

無所論於「神聖」不「神聖」了何况有「才」者將來並不難於發「財」而僅有「財」者則終身不過是一粗陋無文之俗子鄙夫而已乎所以少女少婦之愛才是「真愛」。

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民衆文藝叢書六種

陳光堯著

啓明學社出版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

民衆文藝論集

此書內有著者關於中國民衆文藝之重要論文十餘篇，其第一篇爲總著「中國民衆文藝全書」之計劃，尤有價值。全書約八萬字，實價六角。

中國的技巧文藝

諺語，謎語，歇後語，拗口語等等，均爲中國之技巧文藝。此書對於是項文藝敘述甚詳，現在整理文叢中。

歇後語選錄

此書內有中國南北各省各地之歇後語共一千六七百則，現亦在印刷中。

拗口語選錄

此書內有中國南北各省各地之拗口語共一百六十七則，現在印刷中。

拗口語研究

此書研究拗口語之一切問題甚詳，計約四萬字。現亦在印刷中。

江蘇民曲選

此書內收有江蘇民間之戀情小曲百餘闕，計約六萬字，現亦在印刷中。

此外著者尚有謎語研究，歇後語研究，及民衆文藝論等書，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及印刷中。

醜陋女的可憐

五六年前我在北平西城的一個大學中讀書時另一班中有一位極黑而肥的吉林省籍的女士，好事的同學多以「母猪」呼之，我很不以為然。不久以前，我又在北平石駙馬大街中遇一面麻不堪的女士，她為遮飾麻子起見，臉上搽的粉竟有一銅錢之厚，我見了她之後，也覺得很不自然。這兩位女士我都不認識，但我却要以至誠哀悼她們和弔唁她們，因為她們是兩個先天或後天的體膚上的大不幸者。

但由此推論，假使真有「造物之主」能够「創造一切事物」的話，我不但希望他把全人類中的女性，個個都賦予一副極美麗極健壯的頭面和身體，（即不能美麗健壯，至少也不當醜陋或有殘疾）還希望他把全人類中的男性，也都斟酌施以美化，以歸平等，並且免使將來的一般美女們又與「醜夫」之歎。

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我的生性愛水

我生性極愛水（這並非孔子所說「智者樂水」的愛水，而且我也很愛青山，只厭惡荒山和沙漠耳），小時候，幾乎在天天下午散課後，要和同學們到河邊去遊玩。若是在夏天，更加得下河去洗澡和游泳。或是在下雨天，便也要脫了鞋襪跳到院內積水中去玩戲。這種洗澡游泳和赤足下水之事，在鄉里中的一般紳士和讀書人家的子弟看來都以為是下流的行爲，並且引爲大恥而我却是全不在乎。

母親對於我的這種嗜好，彷彿也不贊成（她是恐怕我受了涼要得病），常常很氣憤地說我是「鴨子變的」。當時我因環境之故，雖已不信「輪迴」之說，但對於母親說我是「鴨子變的」這話，却很希望其確實。直到現在我還是很羨慕鴨子和鵝魚等之爲物；只可惜北來多年，久滯困在這沙漠式的北平城裏，苦無玩水的機會耳。

二十年十月六日

我不能爲人作事

我生平最不能爲人作於我自己學問無大裨益的事這不論對方所給報酬之多寡都是如此。卽如現在一般文人所公認爲最「優越高尙」的事業，卽一點鐘可以得五六元薪金的「大學教授」來說，姑無論現在沒有人肯請我充當；卽使將來有人肯請我當這種「教授」究竟於我是利是害，（「利」指發財，「害」指犧牲時間）實在尙難說定。我有幾位親友，他們都在大學當講師，我曾贈以聯曰：「君求萬斛珠，我願等身書。」這已可見我的志願。

此外，我又常愛說：「可惜我很窮，要勞動才有飯吃；不然，除讀書著書外，卽使有人授我以「政府主席」之顯職，且使我亦確有充「政府主席」之大才，亦決不願幹」云云。何況我根本尙沒有充小吏之才，則我之不能作官發財已至明矣。

二十年十月六日

文藝雜話

讀書與著書，皆爲天下之大樂，然亦爲天下之大苦，何也？因讀書可以得宇宙間之一切學問，著書可以發揮自己之思想，此其樂也。但讀書不比看小說，總得細心精讀，著書更非易事，必絞腦汁熬心血，此其苦也。

歷來中國南方出文人，這些文人多半都是「乳臭未乾」而已。「著作等身」北方的文人較少，這些文人則多抱「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主張。這兩種文人各有得失，宜自行加以調濟。但若比較言之，則以南方文人爲佳。

人性的善惡問題，（卽或善，或惡，或無善無不善，或有上中下三品，或無善無惡，可善可惡等說），從古至今，數千年來沒有解決，世間問題之難解決，如此問題者，恐不多見。

舊日文人對於自己所作詩文，無論其是否爲「佳句」或「要點」之所在，總喜歡大圈而特圈，（或一字一圈，或一句末了數圈），令人看了，直肉麻不已。

漢劉向和清紀昀，都是中國歷史上極偉大的編輯大家。鄭子產和宋叔向，都是中國歷史上極著名的外交大家。

中國人（尤其是文人）事事都講順應自然；但文學一事，却要極端地雕琢堆砌將「自然」征服，殊爲可歎。

近人中如顧頡剛先生的好讀書而不喜爲人做事，胡適之先生的好著書而不願教書，王雲五先生的好編博大之叢書，這幾種性情，都與我自己的性情最相投合。但這話不過只限於性情一方面而已，與學問固無關也。

我二十一歲便離開學校，養活一大家人，當時月薪百元至不敷用。數年以來，自己既要著書，又要養家，已有難於應付之勢。現在我只有二十五歲，頭上便已生有不少的白髮。生活之殺人，真令人不堪設想。

近代著名文人中之無行者，恐莫過於樊樊山。此人在清末陝西藩台任內，與其戚眷已各有不少醜行；而晚年尤復日以捧旦玩妓爲務。此種勾當，凡稍有人品操守之俗夫，猶且不屑爲；而所

謂「清靡無染之一代文豪」之樊氏乃竟沈溺而不知返亦難乎其爲人矣。

清代袁子才的雜感筆記之類的文字，明澈有力，辣侖有味，殆爲時所罕見。雖其人好捧旦玩妓縱情聲色，一如近代之樊樊山；但其思想則決非樊庸夫所能企望。當時的一般迂儒，本其拘迂陳腐之思想，每以「不仁厚渾純」非子才，實燕雀、冒鵠鴻、犬羊、吠虎豹之言也。

向來一般兒童們心目中的世界，完全是「情感」造成的世界；在一般成人心目中的世界，又完全是「世故」造成的世界。但是，成人中又有藝術家、文學家、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經濟家，……等等之分，所以成人心目中的世界，又成了許多樣的小世界。佛經中向有「三千世界」之說，亦正可以移借過來，作成人心目中的世界之解說。

中國的文字極形繁雜，而且意思變化多端，毫無規則。所以若研究中國的文學至少必須略略研究中國的文字學（文字本爲文學之根本基礎），不然便有障礙。（如別字錯字是）甚至還有危險。（如字義誤用等是）。這話並非因爲我是研究文字學的人，便強人從同；實在因爲我曾經略略研究過中國的文字學，所以知道中國文字學的利害，才這樣地說。

詩經的體裁，多半都是疊句，如「參差荇菜……」「標有梅……」等皆是。至於詩經的詞藻，更加幾乎全爲疊字、雙聲、疊韻等。清洪亮吉的北江詩話云：「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詞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此則僅言詩經等書中多雙聲疊韻，其實詩經一書中的疊字疊句也是非常之多的，不過以前的人，未甚注意這一點罷了。

從來解雙聲疊韻者，除李氏音鑑外，似多欠明確。音鑑云：「雙聲者兩字同歸一母疊韻者兩字同歸一韻。」我以爲雙聲是同聲而不同韻的雙名詞，疊韻則是同韻而不同聲的雙名詞。（人類語言中疊韻多於雙聲。）此外，尚有一種同聲又同韻的雙名詞，則是雙聲又兼疊韻者——也可稱爲疊韻又兼雙聲者。如：「上賞」、「仁人」、「及笄」、「公共」、「抵敵」、「意義」、「優遊」、「（以上兩字音小同者）」、「保鏢」、「感官」、「玲瓏」、「（以上兩字音大異者）」、「事實」、「事勢」、「世事」、「轆轤」、「（以上兩字均按國音讀）……」等便是。不過這種例子不如普通的雙聲疊韻之多罷了。

中國人稱的「父」，英美人稱 Father，「父」與 Farther 的頭一音同屬「F」聲，中國人稱的「母」，英美人稱 Mother，「母」與 Mother 的頭一音同屬「M」聲。這四個字的同聲，恐怕不只是東西兩半球人語音之巧合而已，似乎還有「東西洋人原始語音出於一源」之可能。不過，這一層我現在還沒有詳細的研究，姑備一說於此而已。

英文中對於日月地球之類的東西，必稱曰 She。據「求甚解」的人說：「因為日月地球等物都是陰性所以如此。」但我却不以為然；我以為稱日月地球等物為 She，只能算是歷來的不可解的習慣；說日月地球等物為陰性，實在是「畫蛇添足」的牽強附會。因為這種說法，並無科學上的證明，只是「洋八股」也。至於我個人的鄙見，則以為日月地球等物應該稱 It。

近十年來，中國的一般大學生，因為學的功課很多，（按：中國大學生每週受課時數，較歐美一般大學生受課時數幾多一倍），自己又不能過目不忘，所以考試時總要教員出「範圍」這一點還可以斟酌原諒，但有一部分大學生，考試時有才者只能照抄講義，不濟者尚須旁人告以應抄之頁數及行數；或且將講義中之原字改為白字，原文改成不通，自示非全抄襲，而實乃讀不

成句。學者欺己，而教者欺人，蓋已成爲公開之祕密矣。

代數、幾何、三角，在普通中學校中都爲必修科，而且也是一般學生最畏懼最感痛苦的幾門功課。但是在社會上除了研究工業、工程、測量、天文……等學科的人而外，這幾門功課的用處實在很少。所以我以爲：這幾門功課在普通的中學校中，卽不能作爲選修科，至少也應當將授課的鐘點斟酌減少。只要學生知其大概卽得，免得學者絞盡腦汁而結果於自己却無甚用處。因爲一般中學生們，將來不見得都是吃「科學」飯的人也。

人類對於美術，必先有相當的鑒別批評之能力，然後才有若干的美善偉大之創作，否則隨便模仿，毫無特性特見可言，不過徒爲衆人之奴隸而已。這樣，則其所製作者，固然許有佳作，但也許竟有劣品。例如婦女的時裝，必先有富豐的批評他人服裝優劣之經驗，然而才能自己創爲美善舒適的式樣。不過，這在自己的審美觀念也得正確方可。

修辭學的書，本來自身就應該是一部能「修辭」的文學書，卽不能這樣，至少也當文字通暢，意思明達，其書才配得上稱「修辭學」三字。但現在有許多修辭學的書，其自身的國文國語

還很不高明，（甚至不通），助其書中所說修辭之學亦可想而知。上面這種「修辭學」稱之爲「醜辭學」實無不可。如某大書館出版之高中教科書修辭學，卽一例也。

近一二年來，中國的「革命文學」很興盛，這確實是中國文藝上的極好的現象。但在有些提倡「革命文學」的人，每以爲凡文藝必定要充滿「無產」的精神，必定要有「血」「肉」「麵包」等等名詞方好，這在我却不以爲然。我以爲文藝是多方面的，是崇尚「個性」的，是極端自由的，絕對不能有所限制。革命文學本來極好，但若以爲革命文學而外卽無文藝，則所謂革命文學勢必成爲千篇一律的新「八股」讀之將味同嚼臘矣。

我的癖性很多，而好整齊好一致之癖尤甚。例如我屋裏的書籍，必定要擺得極整齊有秩序，取閱時探手卽得方可；不然，我就不能在這屋裏安心地做事撰文。又如一般應該細讀的書，我不讀竟也許完全不讀；但既開讀，便要整本整部地細心精讀，甚至常用紅色將書中各重要處所一一標出。至於別人之不好整齊者，我對他也沒有甚麼成見；但那般作事有始無終的人，我一見就不免要痛恨入骨了。

據說英國的大文豪約翰孫 (John Ruskin) 他在倫敦街上步行時非用手把一根根的電線柱子攙過不可。要是他覺得錯過了一根，便必定要走倒回去，把那根電線柱補摸了之後，方才安心地向前走。這話似有形容過甚之處，但有一二分的真確，也便是一件趣事。

有一種學無專長的人，每每尙喜無故罵人，以自鳴爲博學之好人，但是其所罵之言多半都是自供罪狀。而且被罵者反問一句：「君有何善行？有何博學？」則更赤面結舌而不能對。此種人因輕薄自取侮辱，無以名之，名之曰：「活該。」

我每日總約有十六小時在不斷地思索中，因爲思索的過度遂成爲神經過敏症和失眠症，並且常常我於睡夢中，也在考慮事件和研究問題。因此，間或竟有計劃在我睡眠中籌出者，問題也間或竟有，在我睡夢中解決者。

我最愛讀短簡的隨筆，自己也極愛寫短簡的隨筆，因爲我覺得隨筆是文學中最自由輕巧而又最能表現天才的最經濟的文學。

近年來有許多名人，都很喜歡爲人題書簽或鐸版石印之序文祝詞等等，他們這些人的「

書法」我不敢說是怎樣惡劣；不過我看了他們的「墨寶」之後週身總覺得有些要「起粟」。所謂「醜婦乃好作態」固不止人之相貌爲然也。

中國漢字的書法，人皆知極不易講。不過，我覺得寫筆畫縱橫之字，比較容易討好；而寫筆畫斜行之字，則比較難於討好。但這也只是極膚淺的皮毛之說。

近年來在舊劇中，北平的二黃劇，幾乎竟有獨霸之勢；但其實北平的二黃劇乃爲極粗俗之戲劇。（二黃劇中丑角之言動，更是無理取鬧。）宋元戲曲本爲中國舊劇中之最美最有價值者；但又曲高寡和，現在能演唱者可以說絕無僅有。

古來字義，有相反之二種解釋者極多。例如「亂臣」二字，一解爲「作亂者」，一解爲「治亂之臣」。又「交綏」二字，一解爲「相洽」，一解爲「相攻」。其餘類此者極多，不能盡舉。

名詞中之拗口者甚多；但不留心，頗不易舉例。如「馴順」，「順水」，「悶昏」，「昏憤」，「翠亭村」，（中山先生之故里），「甯馨人」，（近人名）等，皆爲明著者。

雙聲與疊韻之名詞本來很多；但二者同在一成語中則甚少見。詩云：「膂力方剛」，上雙聲

而下疊韻也又云「山川悠遠」則上疊韻而下雙聲也

有許多文人學者，若攻擊某一種主義或主張，不見得彼即真心反對該主義或主張。所以如此者，即因有時有「利害關係」在其中作怪耳。

宗教如惡魔，爲世界全人類進化之盜賊；教士如結核菌，宗教即其護身之腊壳。但是，魔鬼之手終有空隙，自不能掩盡全人類之光明。

多年前提倡「官話合聲字母」的王小航先生說：「五帝三王以後中國人口始遞增。何也？信義漸興，狼戾之性始漸馴，橫爭始漸少故也。」

王氏又說：「今偉人過信浮浪子弟，以爲遵奉數條標語即非惡人，且受其宣傳即非惡人，天下善人如此易於手造，則中西數千年之先哲皆爲拙矣。」

王氏又說：「凡不研求實理，但隨一程式風靡者，是爲腐化」此言頗可玩味。
胡適之先生說：「時勢生思潮，思潮又生時勢，時勢又生新思潮。」善哉斯言！

陳公博先生說：「中國人以孝親爲倫理，斯巴達人則以戰爭棄老爲倫理。」

陳氏又說：「青年是愛革命的，中年是主改良的，老年是主保守的，最老年是開倒車的。」
魯迅先生說：「中國人的見解，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

魯氏又說：「所謂『保守派』者，既反對改革，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

魯氏又說：「叫化子雖窮，但也有一個窩頭（窮人之食物）上的權威。」

古人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我說：「善惡之成，有時須賴環境。」

記得有人說過：「最受人崇拜的人，也是最易受人忌刻的人。」

近年來專以文字罵人者日多，但這種罵人者，亦常以己身之行爲爲參考思之，甚覺滑稽。

二十年十一月一日

人生偶感

人類早晚的穿衣脫衣，本來都是反覆的重複而又極麻煩的事情，就比較上說，自然以穿衣爲有意味，因爲穿衣起床，這一天很可以做些正當的事情。至於脫衣，我覺得便無意義，而且很厭煩這事，雖說睡覺也是人生極正當的一件事情。

我做事起初總是猶豫不決，其反覆疑慮之狀至爲可笑。但是，事件或問題一經我決定了之後，每每便要直幹到底，不少變易，無論中間有無障害總是如此。因爲這個緣故，有人說我「有毅刀」，有人却又說我「剛愎」。

十餘年來軍閥爭戰不息，國事擾攘無旣，戰亂旣久，望治遂殷，故「和平」二字，乃爲近年來全國人民共同一致之呼聲。然而各軍閥間之利害關係旣不能「平」，彼此相對又焉能「和」？且此利害關係，在各軍閥間必永無平均之一日，故除以民衆之武力，將全國各地之一切大小軍閥全部消滅外，欲中國之不亂不可得也。

世間的父親多半都是嚴肅可怕的母親則完全是慈祥可愛的我小時候，父親在家時，我事多不自由，並且極感不安；但父親一出門，我便如脫繯之馬與南面之王，可以任意地在家中爲所欲爲。但是，我的任性並不如別的小孩們好在家中搗亂，我所喜者乃爲將家中的一部分事物，變更其原來之情形，而作一新鮮的組織。這種行爲雖亦常爲父親所嘉許，但父親在家時我終究不敢動作，回思甚覺可笑。

十七年在報上看見說美國紐約新建有一六十七層的高屋爲世界上一切高屋之冠云云，但我却不滿意，我覺得既然修到六十七層，再修三十三層便是一百層，這在美國紐約商人的財力和工人的技術上，似乎都不是一件難事，他們又爲甚麼不一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呢？上面這已是幾年前的話了，再過幾年，自然這一百層的高屋，也就不是希奇的東西了。

電線之爲物雖極細微，然其長却每達數千里或數萬里，故終爲極偉大之物，而且至足令人驚佩。此外凡物之能始終一致，而所占時間或空間極長極廣者，亦皆如是。

臭虫以血夜爲食，一朝順手，便饕餐無厭，雖大腹便便，而吮吸尙不肯停。倘時機不利覓食無

緣時，亦頗能耐飢，數月乃年餘不食，仍可不死。人類若亦有這種耐飢的本領，似乎總可以減少許多罪惡。

駱駝是獸類中體大而性最馴者，豹子是獸類中體小而性極猛者，駱駝與豹子亦為獸類中的南極與北極。亞洲之印度日本，正與此駱駝豹子相似，若中國則印度之流亞也。

有許多兒童，平日對他父母之某種要求不能如願者，（這些要求，自然不外乎「吃」而已；）但自己一生病，他父母對於這種要求，便容易接受了。因此，有許多兒童每每都喜歡生病。

一般兒童，對於糖果點心之類的東西，總是吃了還想吃。這個「吃了還想吃」大致可以包括兒童的大部分的人生觀，也可以作為「兒童哲學」看待。

近人每將軍閥與政客之罪孽相提並論，我以為其中稍有不同，即軍閥之殃民傷財遠非政客所及；而政客之卑污苟且，則在軍閥之上。軍閥性暴野，政客無人格，二者狼狽為奸，遂造成中國多年之亂局矣。

窮人在夢中，也會發大財作大官，富人在夢中，也會成仙或坐皇帝。所以世間只有「夢境」

是最圓滿而公開的樂園。——雖然有時人的神經如有病症，也許會做惡夢。

乘輪船價極廉，而且可以白吃輪船上的飯；但是，寂寞單調得却令人異常難堪。乘火車價較貴，而且飯食要自備；但是，乘者時時可以徧觀各地的風景，飽嘗各地的風味，其暢快實有不能言者。

就我個人的直覺而論，覺得人生最快樂的事莫過於出外旅行（如能攜愛人同行，自然更妙不可言了）。但這旅行須以自己心裏無憂慮或牽挂為限制。

好久以前在某報上，有一位一之君說：「女子的心是很可以捉摸的，你有了錢她一定愛你；同時你如對她過於熱情，她一定要給你淡漠；你如對她冷靜，她一定又要向你進攻；你如對她誠懇，她一定想駕馭你；你如對她圓滑，她一定要馴服地投在你懷裏。」這話雖不盡然，但也很有道理。

人皆有自認為偉大光榮且富希望之事，例如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等均為世人所公認為最偉大之人物。中國特有之蠶夫，亦為人所公認為最低賤之人物。但在蠶夫一方面，其本

人及其妻女子孫等則均自以業爲極偉大有望之事業。除一般富豪政客有汽車洋房爲其所羨慕外，別的行業殆不在其意中。我以為「三百六十行」之職業，對於全人類的勤勞完全平等，只有大小文野之分，並無高低貴賤之別。若自高其所高，而低人之所高，自貴其所貴，而賤人之所貴，則誤矣。

我向來對於「三百六十行」中各行的專門學問和經驗都非常地重視。一個「大腹賈」和一個博士，在我的眼睛裏大致有相似和相當的地位。我覺得世上絕對沒有極端純粹的書獃子，就是被人稱爲「書獃子」者，也決不能不與社會接觸。所以我以為讀書人與其專精書本上的學問，實不如對於世間各種學識亦略爲涉獵。對於自己深好之學問，固然可以特別用心研究，但決不能因此對於別的學問遂絕對不問。

有許多輕薄子，常喜無故將他人暗中一擊或對他人出以辱罵，以自鳴得意者，然被擊及被罵者，照例亦必以同樣之手段報復之，結果正等於此無故擊人罵人之輕薄子之自擊自罵。所以向人啓發，如無特殊優越的代價可以抵償對方報復之損失，尙有餘利者，實爲最無聊最無價值。

的「庸人自擾」之勾當。世上人多明知此故，然而仍喜向人啓覺，蓋亦「不挨打罵不舒服」之賤人病所使然者也，悲夫！

上古人身上多佩刀劍之屬，文人如孔孟亦皆如是。而且孔子常勸人要勇敢，並以戰陣之勇爲人生必要條件之一。這雖似有太古人野蠻之遺風，但其尚武精神至爲可佳。現在時代雖然比上古文明得多了，可是頹廢之風也比古人進步得多了。（現代文人多以勇敢爲野蠻而不屑道，卽爲明證。）我於古人古制均無所好，而且反對他人之「復古」甚烈；然對古人尚武之精神，則頗覺心向往焉。

中國歷來俗傳中所說之「龍」本爲醜陋粗惡冥頑無靈之鱷魚的訛形。但是，中國歷來的「人中至尊」之皇帝，却一律都喜歡以「龍」自比，以「龍」爲自己之象徵。這些皇帝既自比於動物，已可謂能人（明白人）之所難能；而尤自比於動物中之最下劣如冷血鱷魚者，真可謂不自愛惜之甚矣。固然，此亦中國古人之知識所限；但中國歷來人材之優秀如皇帝者，尙且如此糊塗無常識，則中國古今人民知識之淺薄幼稚，亦可概見矣。

中國的俗例每逢過年必吃年糕，過端午必吃粽子，過中秋必吃月餅，而年糕粽子月餅等物亦因「時興」之故，在舊年端午中秋三個時期中，其售價乃加倍抬高。至於一般吃者雖然被敲竹扛，但因拘於俗例及湊熱鬧之心，仍然不惜大吃而特吃。可是我家則大不然，只要市上有年糕粽子月餅，自己家裏也有零錢，那麼，隨時都可以吃。而在舊年端午及中秋三個時期的前後，却偏偏不吃牠們。

我平素有失眠症，尤其愛用思想。一到夜靜的時候，想得更厲害。這時候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大致將生平的往事和將來的計劃，如翻亂書一般，東一段西一段，來回反覆地想着。一直想到頭暈腦脹，最後想得倦了，才半醒半睡地昏昏睡去。這樣地思想和失眠，我身體上受的損傷極大。但是，有許多朋友都說我「長於計劃」。我的所謂「計劃」者，便多是由這種思慮和失眠中得來的。

我的生性並不奢吝，而且對於正當必要的用途，雖耗巨金亦所不惜。可是我對於可以節省的地方，雖只一文亦須節省。例如家中破爛無用之物，雖所值極微，但隔若干日，總須清理一次，全

數售與買爛東西者。這樣，論進款雖等於無，然家中清潔，我精神上則頗覺痛快。又如我現在已度過五年之著述生活，但從未買過起草稿之紙。我起草稿時，都是用的友人來信之信封，或買物回來包物之紙。這種舉動，友人多半都笑我寒酸，但我至今還是如此。

各處城牆外面的磚層，本來都很厚，而且很堅固。但是，在泥土中却常有無數的樹木種子。這種極微小的樹木種子，經過相當的時間，便發芽成爲細小柔弱的樹苗。再經過較長的時間，便成爲許多大大小小的樹木。這些樹木都將很厚實很堅固的城牆磚層，撐成很大的裂口。以極堅厚的城牆磚層，竟不能抵制極柔小的樹苗之脹裂，這完全是「一爲死者一爲活者」的關係。然則，世人之堅不能如磚層，而又死氣沉沉者，豈不大可憂乎？

居留中國上海多年的猶太富商哈同氏，於二十年夏天死後據說有一萬萬元的遺產。這自然他可以算是一個大富豪了。但是，我們就哈氏的種種遺像看來，可知他在生時，穿的衣服很樸素，而且式樣亦極不時髦。這種儉樸，我相信決不是因哈氏吝吝而使然。大致因爲他是一個事業家，每天要經營的事業極多，所以沒有許多閒工夫來講究衣着。從此可知世間之專好講究服裝

者多半皆聞人及流氓也。

唯物論者謂精神乃附於人身諸物質之一種動作亦無異於由物質所生之能力人死卽是物質之能力不生物質既腐故精神亦滅。有鬼論者則謂人類均另有一種精神之個體存在卽世俗相傳之「靈魂」。此靈魂決不因人身之死而消滅且常存在云云。但是有鬼論者並不能把「靈魂」拉出來令人看看以爲明證則其所說又有何價值呢？

太虛印光二法師均爲現代中國佛學家之泰斗。太虛的思想極新爲舊佛學之改良論者（有許多舊佛學家都反對太虛）印光的思想則較保守。太虛之名甚著而印光之修練工夫則似較深。（太虛略如胡適之，印光略如章太炎）唐玄奘而後中國佛學大師太虛其第一人乎？

太虛法師之言曰：「科學之要點有三：一重因果，謂萬有現相不離因果，有多因而成一果者，有此因變化而成別果者。依是說明萬有，而得「絕無無因之果」之斷定。二重經驗，謂考察萬有之現相，非憑理想，必有根識上之直感。又須經過實驗，始成爲科學上之法則。三重分析，謂萬有現相，必就各方面觀察之，如時間分析及空間分析等是。」此言頗覺扼要。

佛法之精神全爲自覺覺他及自救救他。自覺自救者小乘也，覺他救他者大乘也。（「乘」即「車乘」爲「運載」意，言運載佛法也。）大乘小乘，雖亦有互爲因果之時；但要「救人」總須先能「自救」而後可。未聞有自己被溺而能救人者。所以小乘實爲入大乘之門，決不可因其「小」而小視之。

世人多有稱佛家爲「出世」或「厭世」者，其實皆不盡然。佛家乃是由超出世間而救護世間，消滅惡劣世間以創造美善世間者。但這話是就「佛理」而論，並非爲其宣傳，因我固非佛教徒也。

真正佛家之理想實無止境，且在凡人視之恐亦無實現之可能。故佛家可稱爲哲學家中心思想之最深遠者，即謂爲玄想似亦無不可也。

互相發明，互相問難，互相攻擊，互相成功。這是西洋文明之特色。中國的思想則自漢以後即定一尊於儒道，既無砥礪之機會，亦乏多方面之成功。思之不禁令人浩歎！

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兩句話本是哲學之蠶賊，而遺害於中國古今來之思想。

界，則更不可言喻。

大丈夫做事，應當永遠繼續往前幹，卽有阻碍或挫折也當繞道而進，無論如何決不徬徨，亦不走回頭路。

爲人「野心」可以有，但「私心」則絕對不可有。要自己事業之成功，必須抱「硬頭皮」和「咬牙根」的主義。

電燈的光線本極明亮，但這要以「夜間」爲限；如在白日，有電燈亦與無電燈同。「功用」與「環境」關係之大，類多如此。

人類口中之氣，張口緩吹則爲熱氣，撮口急吹則爲冷氣，同爲一人口中之氣體，吹法不同，熱冷遂異。物理作用之奇妙類多如此，但人類行爲之奇妙亦正如此。

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各地瑣記

中國人（尤其是北方人）在世界上素以「知覺麻木」見稱，所以對於某事某物之本應大大喜怒哀樂者，他們却總是無大感動，也無甚表示。西洋人與此便大相反，至於日本人，在現在世界上更加是以「神經過敏」著名者。他們的國勢之勃興，一半便正在這一點上。

中國的南方人向來比較興奮，北方人則比較敦重。但南方人失之於輕浮，北方人則失之於頹廢。二者之長短各不相兼，其利害亦略相等。若求能如西洋人之興奮而又敦重者，其惟一部分的東三省人和閩粵人庶幾近之。

北方人性較剛猛，南方人性較柔和，一般人都知道這是天然的氣候和地理所使然。其實不止如此，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為的風俗。而在這風俗之中，「食」「住」兩事更為重要。因為同一食品，北方人較喜煎炒，南方人則較喜蒸燉，這樣，北方人飲食上受的刺激，便已甚於南方人了。而且北方人修普通房子，多半都無樓房和後窗，所以住的人很感鬱悶。南方人修房子則

多反是所以住的人很覺暢快，這樣積的久了，南北人的性情便漸漸有剛柔猛和之分了。

我最厭惡北方的北平，但是，南方的上海蘇州南京廣州等處也不喜歡。就住家作事和讀書幾方面都比較平均地方便說，我覺得要推湖北的武昌。但是，湖北的人情最壞，（俗有：「三個九頭鳥，狡不過一個湖北老」之諺，猶言二十七張口，尙狡獪不過一湖北人之口也）不堪與之往來。因此，我便最喜歡四川的成都了。此外，杭州和上海的江灣一帶地方也極好，但可惜生活太貴，窮人不容易久住。

北平的文化和文學均至足令人欽佩。但是，我對北平一般民衆的印象，却很惡劣。要問其所以然之故，在這裏三言兩語實在說不清楚。但最要的幾點便是：腐化、奴性、頹廢、遊民，其餘一概都可以「說不成」三字包括了之。

北平因為被元明清三代前後共總作過國都六七百年，所以居民的語言很漂亮，（北方人本不長於語言，北平乃爲例外）而且最會修詞。卽如賣蘿蔔者要叫「蘿蔔賽梨」，賣柿子者要叫「賽波羅蜜的柿子」，卽明例也。

北平的民衆，除過言語特別多而外，似乎還愛唱戲和叫鬧。若一般賣物者的叫賣聲則更是「如雷貫耳」，而且這種聲音終日不絕，令人異常難堪。所以性情好靜或是靜心研究學問的窮人，要是住在北平，簡直是活受罪。

北平的道路坎坷，灰塵彌天；冬天奇冷，夏天奇熱。所以自己如無錢安居大廈，出乘汽車，冬御重裘，夏設電扇者，雖是小康之家，也活活是受罪。至於窮人，更加在這裏不能作一日居了。

北平土著的一切飲食和點心，能不帶苦味者恐怕很少。至於米麵兩項主要的食料，也是陳了數年的外省或外國之物，這種米麵吃在口裏，簡直同甘蔗渣一樣。又如黃豆一物，本是最養人的一種食料；而北平出售的黃豆，却是苦得幾乎不堪入口。凡此種種，已足證明北平無「食」之可言。然而北平却還住了一百多萬人，這一百多萬人欲不吃苦，豈可得哉？

北平人除過夜間睡覺八九點鐘而外，有多數的人還要在下午大睡一場，這種習慣在別處似乎不多見。我自己向來有一個「神經過敏」的老病，不但在白天絕對不能合眼，就是在夜間，睡眠的時間也不很充足。因為這個緣故，我雖明知一般「晝寢」者之爲飯桶，之爲豚犬；但對於

他們能多睡覺的幸福，却不能不羨慕。

北平也許因為水土的緣故，常見有不少的年輕女士或女孩，她們的嘴上竟然有一層微微的烏鬚。這種有鬚的女士和女孩，我近十年來所見者大約已不下數百人了。但可惜我不是生物學家或醫學家，不會去研究這個問題；而一般生物學家和醫學家們，却又不肯下細研究這個問題。中國學術界的現象，大多如是。

北方大城市（如北平是）中的灰土，大有「積塵沒踝」之概；南方各地（如廣東是）的雨水，則如患痢疾者的瀉肚一般。北方人不知塵土之可怕，也正與南方人不知雨水之可厭相同。至於北平人之不離塵土，且亦不知有塵土，則更如「魚」之對於「水」一樣。但北平人一到南方去，便知道有塵土了。

山東古來多聖賢，而且為文化最發達之勝地，乃近年來該地不但聖賢沒有見到，反倒專門地出產怪人。（也許自古便是如此。）例如近年來報紙上登載的甚麼八尺高之長人，二尺高之矮人，（這兩種人前後已共見七八個）有角之老人，有毛之毛人，兩人連身之壯士，蓄髮纏足之

男子……等等皆是。這大概也是所謂「人傑地靈」和「地靈人傑」的一種解釋罷。

上海英租界中的印度巡捕，身體雄大無比，看起來直如強盜一般。不知者必以爲他們定是窮兇極惡橫暴無倫的兇神。其實，這種印捕之仁和（自然也有例外），不但非野蠻之西捕所能及，亦且爲素以「軟弱」見稱之中國人所充之華捕所難比。所以如此者，乃因印度爲一佛敎國，其人民多以慈悲爲懷故也。——雖然印度人也因爲這點仁和性，致使身受英人之壓迫而無積極之反抗，這一點殊爲遺憾！

北方人初至上海，因語言不通，常大罵上海人鄙薄狡獪，認爲不堪與之往來。其實，這一多半都是南北人語言不通，和秉性不同之故。在事實上上海人原卽很重感情，（按：南方人本來亦較北方人多情感），不但對本地人不如此，並且對外省人之語言相通秉性相同者亦不如此。如果就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說，則上海人之可與往來，似乎還在北平人和天津人之上。

四川的人情，就我的經驗說，大致在全國各省的人情中，要算是最好最渾厚的了。（河南的人情，在北方論亦略如此。）但是，與四川毗連的湖北的人情，便大相反了。（湖南人情亦略如之。

（我在四川河南和湖北都住過，雖未親自到過湖南，但在各地接觸過的這一省的人却非常之多，所以敢這樣地說。）按例外情形各省都有，但不能代表多數。我對於這幾省的人情都無所厚薄，不過經過的事實如此，就不免略有可否了。

北平在每年冬天，凍死的人很多；至於一般窮人之因寒叫苦更不必說了。但是一般溜冰的人，則尚嫌天氣不冷，冰不堅實。在下雪時，北平的窮人都痛苦的了不得；而一般資本家和有閒遊藝，則皆喜形於色，多與家人同往公園中，作「賞雪」之「雅事」。這些溜冰者和賞雪者之中，固然有資本家，但也不乏無產分子；然而他們和一般普通的窮民衆，利害關係之衝突，竟亦一至於此，思之不免令人悽然！

每年冬天，在北方各處的化裝溜冰大會中，有十分之五的男子，都喜歡化裝各式的婦女。雖然這裏面也有化裝醜婦醜女的，但其爲婦女則一，其爲男子羨慕或表現婦女之心理則同。我平素本來就反對「男尊女卑」之說；而且極尊崇女性；但對於這種「以男化女」之事，總覺得很無聊。不過這話也並無甚麼「英雄思想」，只覺得「男扮女裝」無意義而已。

北平人最愛管閒事，並且又愛無故惹人。你如果不是北平本地的人，則左右鄰居對於你的行動，便都特別注意，而且時時要直接間接地探聽你的一切，其下流卑劣之態，簡直莫可名狀。又如街上騎自行車，你如有急事將車踏快一點，則後邊之騎車者，雖其騎車技術遠不如你，但也每每要「班門弄斧」來與你比賽速度。爲人弄到居家行路都不自由，真可謂不幸之極者矣。

在北平的拉車夫和窮人中，常有自誇其祖其父爲前清之王公或將軍者。這話在不知滿人的情形者聽了，必以爲是瞎吹，但實際上却多半都是實情。因爲這些王公將軍們的子孫，自己多半都無一技之長，一旦靠山倒了，遂不得不吃苦受窮。但從此事推想，可知世間惟有自己的無才能沒出息者，才喜歡誇耀祖宗，以自掩其庸劣。中國的舊文人，皆此類好誇祖宗之人物也。

茶本是用以解渴的東西；但多數的北平人喝茶，却並不是解渴，完全是一種嗜好。據我屢次的測驗，這種人之茶量大者，每天約略總要喝五六升茶水之多。而且這種人，一出了自己的大門，走不到多遠，如有喝茶的機會，便也要坐下大喝而特喝。這種情形正如遠距離之飛行，中間要落站添裝汽油一樣，真正令人可笑！

美國人在北平設立的協和醫院，大致爲中國現有一切中外醫院之規模最大者。此院對於診視普通病人，向來本有「疏忽」之稱。但其院務之整齊周密，在中國的一切任何機關中，則無其例。該醫院頗能表現美國人之統制及治理之能力，中國人亦大可取法也。

有許多北平人，都喜歡在夜間十一點鐘以後大聲唱戲，同時並拉胡琴。據說在這時候學戲進步較速，所以好如此者甚多。但是，隣家深夜之安寧，此輩則不顧也。

有許多中外的學者，對於北平宮殿的營造法，都贊美不置，以爲是「美」的建築。我則以爲北平的這些宮殿，完全是中國人（尤其是滿人）的野蠻性之表現。

上海的妓女和一般賣唱的女子，素有「嘴饞」和「口不停」之稱。這有許多人都曉得。北方人因地理和人情上之關係，對於飲食本不如南方人之貪求。但我近日偶在一處大鼓書場中聽唱書，見台旁坐有五六鼓姬，均在不斷地說話、喝茶、吸紙烟、吃瓜子。而其中有四人，除中間唱書時將嘴占住不能再吃東西外，前後四小時中，食物入口簡直就沒有停過。並且她們有時吃得厭煩了，還要將瓜子紙烟等物，同時向口中並進。這種人很可以尊爲「吃聖」，但亦惟有墮落了的

女性才能如此。

投機本爲商人不可少之技術；但是，上海商人每每却有投機投得極不近情理者，卽如數年前，以戀情轟動上海之馬振華、黃慧如諸女士，事後便有「馬振華牌」的甚麼，和「黃慧如牌」的甚麼，其實這都實在無聊無意識得很。最近黑龍江的主席馬占山氏，因爲抗日之故，頗受國人重視，於是上海方面，便又出了甚麼「馬占山牌」的紙烟，其實吸了這種烟，絕不見得就和馬占山有交情，亦不見就會早日把東三省奪回來。中國人之無意識，大都如此。

上海租界中的下等妓女多不勝言，我們在夜間走路，稍不留心，便有被拉之憂，這些被拉者多半雖都喜以「沒洋鈿」（卽「錢」也）三字爲推却之詞；但這話並不能見信於「野鷄」，故與無效同。我覺得被拉時，以「自己身體弗好」或和「自家個」（卽「的」也）女人，也好久勿「同房哉」（卽「了」也）等語却之，倒是比較有效的脫險法。

上海人動輒便罵人道：「娘拉個臭」（或作「勛」）「屎」；而一般無論老幼無論有知識無知識的婦女，亦皆如此。我不知道這些愛罵人以「臭屎」或「勛屎」的婦女，她們自己下身生

長的是甚麼東西

江浙人遇有親喪，每每必出錢另雇長於乾號之婦女代爲號哭，藉以示自己之「悲哀」於親朋。又川陝等處，雖似無「雇人代哭」之事；但遇親朋來吊時，喪家女眷亦例必勉力乾號。且以上各處喪家號哭之際，有詞有調，幾與唱山歌無異。此種號啕之大哭，多半皆是假哭，（淚多聲小乃是真哭）並且彼此均互知其僞；然而終不改其妄，實亦滑稽之至矣。

我的故鄉出橘柑，一般農家以種橘柑等果類爲業者甚多。每年一到陰歷十冬月間，城北一帶鄉間，便幾乎紅橘黃柑觸目皆是。我對於一切果品，本來最喜歡吃橘柑；但是，我却不喜吃市上買來的，因爲這種果子摘下樹來，業已幾天，鮮味都沒有了。（若北平市上所售南方果品，更加多是半年前之物，與甘蔗渣殆無異矣。）我最喜歡的是自己到果木林裏去吃，尤其是喜歡爬上果子樹，騎在樹枝子上親自摘下來吃。因爲這樣果子既有鮮味，而且我自己更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所謂「成仙登天」的樂境，也不過如此而已。

蒙古居中國的極北部，近十年來，該地幾全爲俄國的勢力所籠罩，於此卽有人憤謂「中國

似有不要蒙古之趨勢；余曰：「中國非不要蒙古也，自戰不暇也，能力不及也。」然此「自戰不暇」與「能力不及」非現在統治中國的漢族各要人之罪，則又誰之罪耶？

蘇俄政府所定之「五年計劃」，該國人民則努力奮發，欲於四年中完成之，吾人詳考事實，現亦多如其人民之所期望。此種速率，蘇俄人民自稱爲「蘇維埃速率」。且蘇俄對於科學工業非常着重，欲與歐美各科學工業之先進國家，由「並駕而前趨」。此種自愛自強之精神，尤足令人欽佩不置。但反視號稱「革命國家」之中國，則又如何？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完)

共一七四面

著者附白

1 此書因時間所限，未能反覆仔細校對，刊誤自難幸免。如承閱者費神指正，並函示上海文華公司，當於再版時更正。

2 本書原稿之繕寫，有十分之八，均係舍妹陳煥文所抄。她抄此稿很恭敬，而且很辛苦，今本書出版，得力於舍妹者亦實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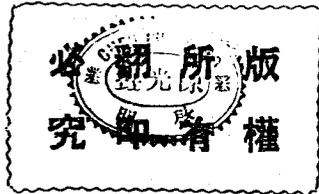
3 啓明學社完全係著者個人所組織，爲一純粹研究學問及出版著作之機關，與任何他人或團體皆無絲毫關係，合併聲明。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光 珪 散 文
集 之 三

燈 蛾 集

全一冊 實價大洋 五角半 六角



著 者 陳 光 珪

出 版 者 啓 明 學 社

印 刷 者 文 華 美 術 圖 書 公 司

總 經 售 處 文 華 美 術 圖 書 公 司

分 售 處 各 省 大 書 局

上海周家嘴路一〇二〇號

上海河南路泗涇路口

福0259

